



查抄賈府

查抄賈府

原著 曹雪芹
改编 赵福昌
绘画 杨秋宝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《红楼梦》连环画目录

- (1)乱判葫芦案 (5)宝玉受笞 (9)红楼二尤 (13)黛玉焚稿
(2)宝黛初会 (6)二进荣国府 (10)抄检大观园 (14)查抄贾府
(3)熙凤弄权 (7)鸳鸯抗婚 (11)潇湘惊梦 (15)巧姐避祸
(4)黛玉葬花 (8)宝玉瞒赃 (12)金桂之死 (16)宝玉出走

查抄贾府《红楼梦之十四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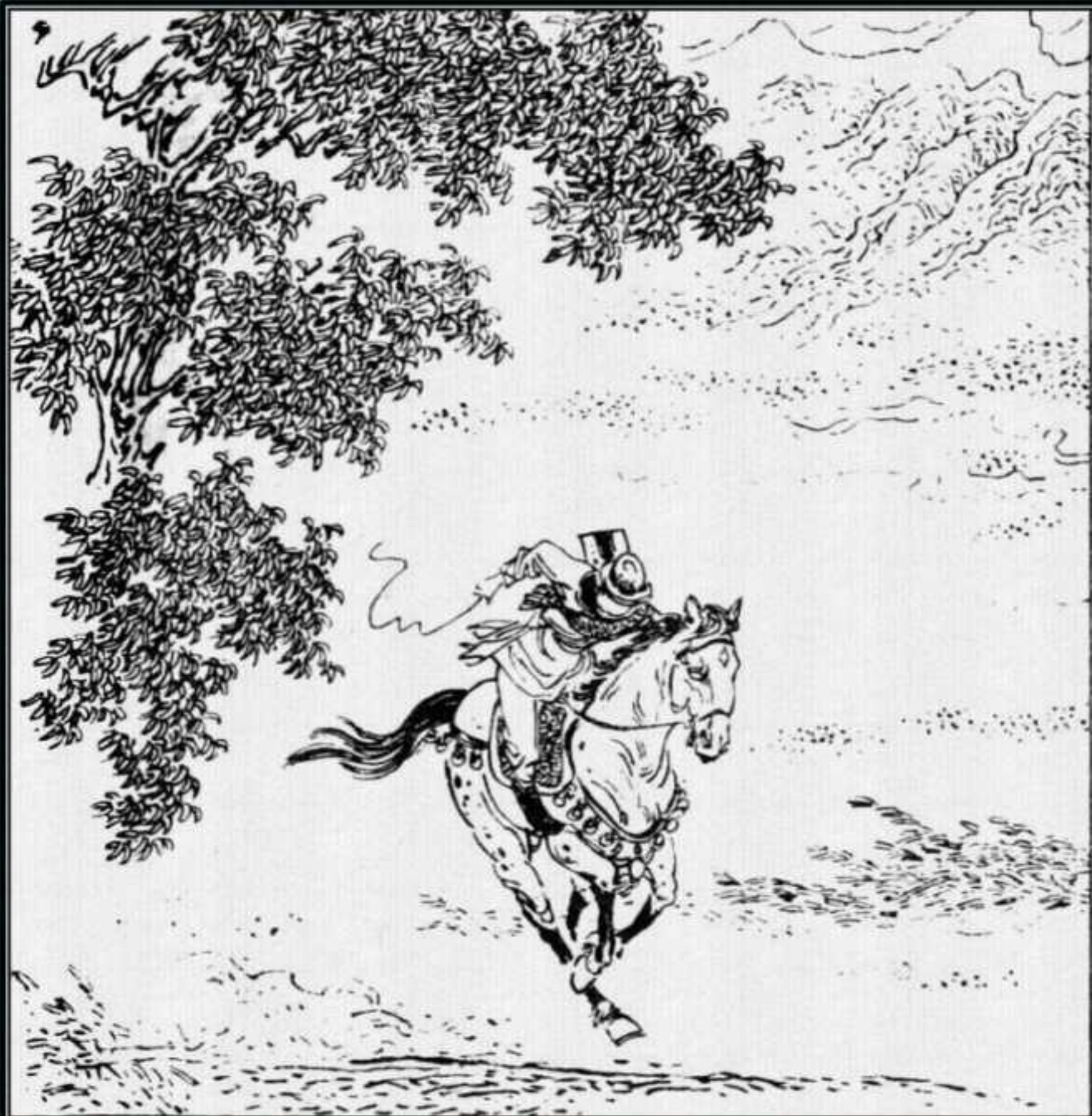
原 著	曹 雪 芹	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
改 编	赵 福 昌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绘 画	杨 秋 宝	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封面画	戴 敦 邦	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 2 24/32
装帧设计	任伯宏 杨秋宝	1982年12月 第1版 1982年12月 第1次印刷
责任编辑	杨根相 任伯宏	印数 000,001—500,000

统一书号: 8081·13137 定价: 0.30 元

【内容提要】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编绘。全书共十六册，这是第十四分册。

贾赦、贾珍，平日依财仗势，包揽词讼，欺压百姓，后被弹劾，皇上派锦衣府查抄贾府，革去世职，流放赎罪。自此，赫赫贾府，家计日益萧条，每况愈下。接着，贾母逝世，丧后遭窃，弄得一片混乱。故事反映了贾府的衰败和没落，表现了贾府统治者已是日暮途穷，陷入了“昏惨惨似灯将尽”的不可摆脱的困境。

且說賈政在江西糧道任上，一日，接到鎮海總制周琮為兒子求婚的書信。賈政與周琮原是世交，且又見過那孩子，心想與探春到也相配，即刻修書，打发家人進京回明賈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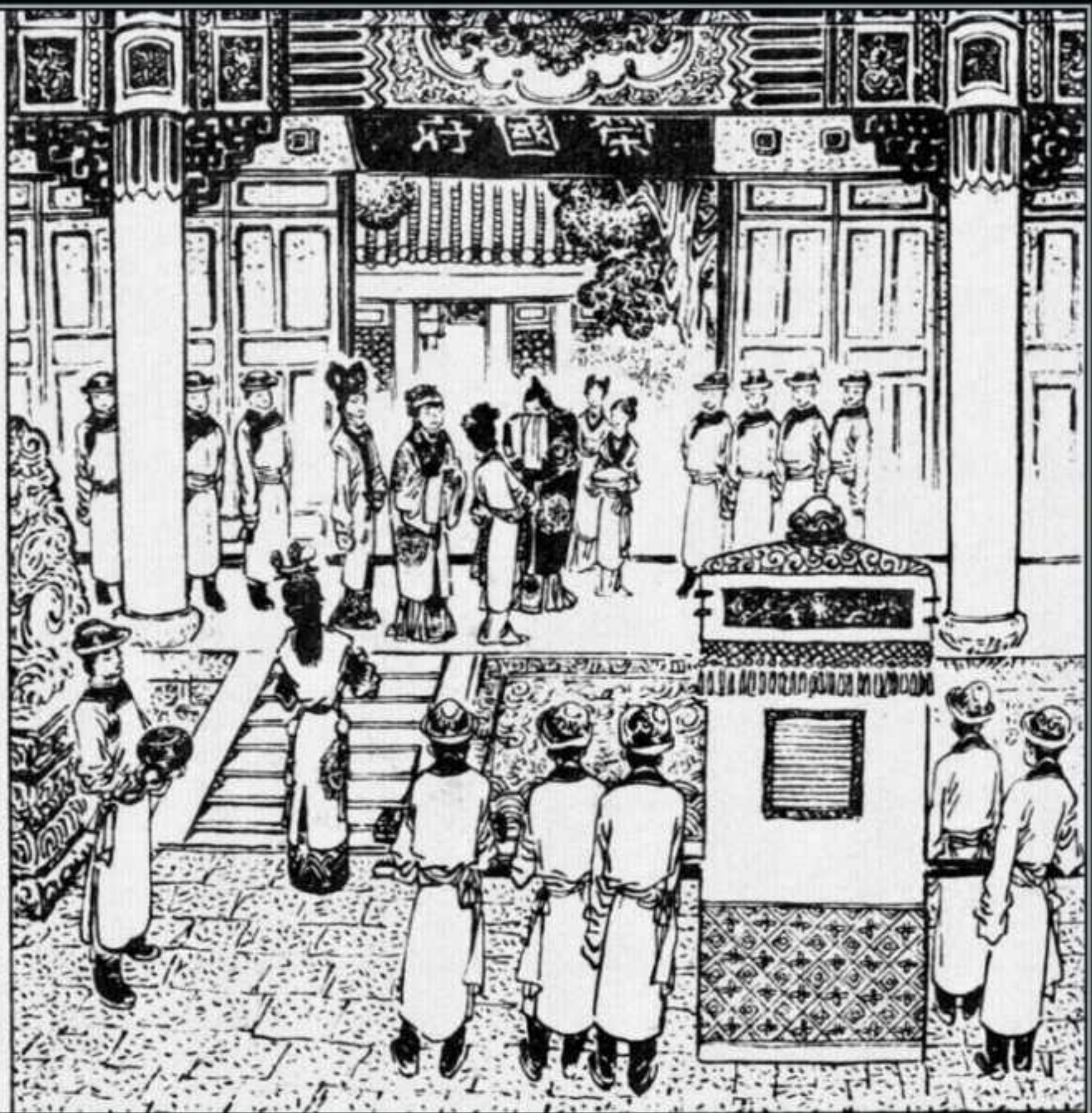


贾母接信，道：『好是好，只是路

太远。』王夫人道：『做官的谁保的住总在
一处，只要孩子们好就是了。迎姑娘倒配
的近，偏时常听见她和女婿打闹，甚至不
给饭吃，比咱们家三等丫头还不及！』

贾母听了，说：『你们都愿意，那更好。你就料理妥当，拣个好日子送去，也就定了一件事。』王夫人便命凤姐来，吩咐她即日去办理探春的行李妆奁。





不多日子，诸事已备。探春拜辞了贾母、王夫人，又向宝玉等众人告别。宝玉自然难割难分，探春劝说了一会，然后上轿，登程而去。

一路上風平浪靜，不多時日便到了
賈政任所。賈政擇了吉日，親自送探春
到海疆成婚。





贾政回到任上，因平日受属员蒙蔽，致使州县官吏，内外勾连，重征粮米，苛虐百姓，被节度使参了一本。旨意下来，令即日回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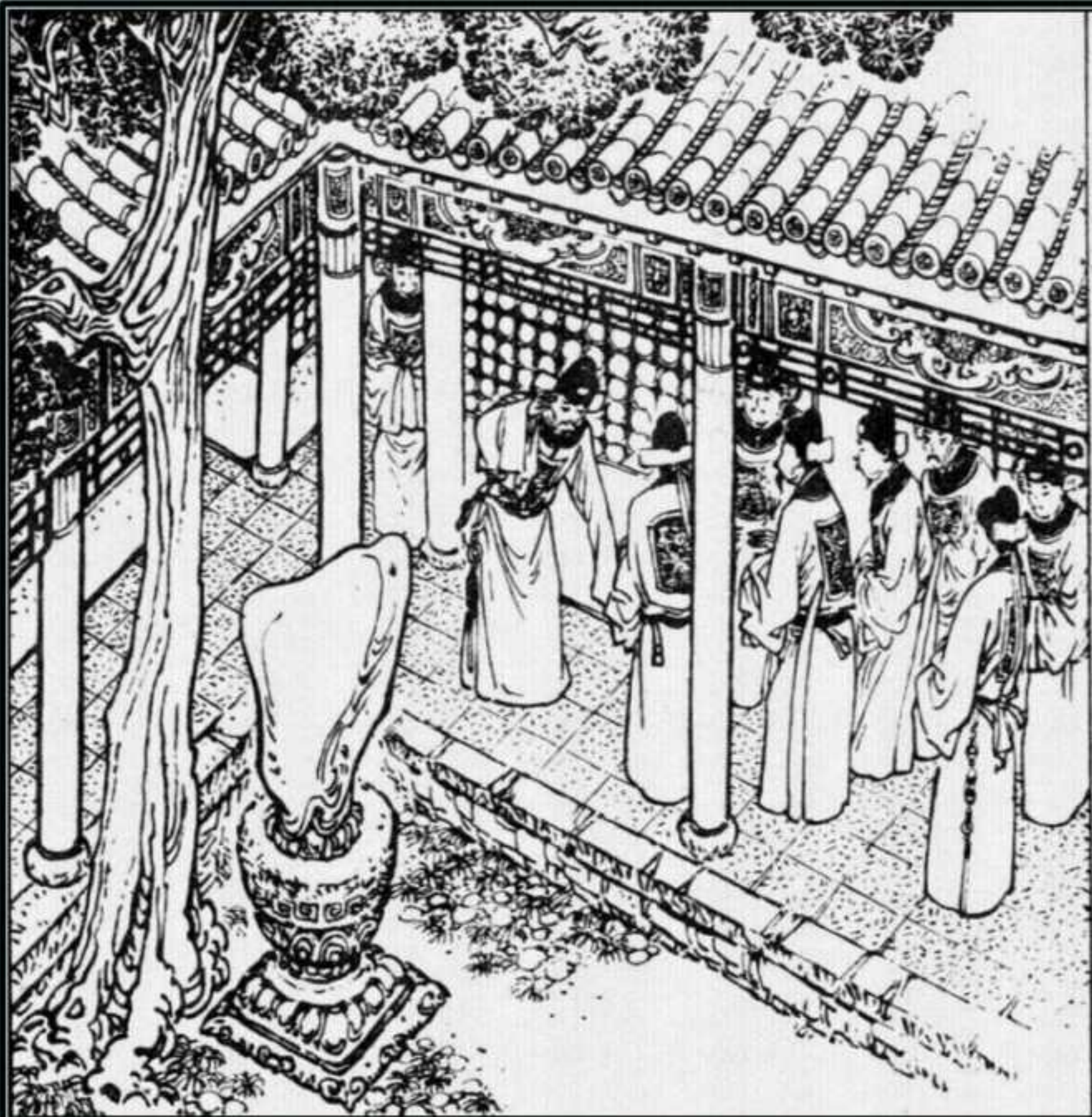
賈政立即起程，一路上曉行夜宿，不日到了京城，在內閣拜見了各大臣，然後上了謝罪本，在朝房內候旨。





一时，只听里头传旨出来叫贾政，
贾政即忙进去。各大臣有与贾政好的，
都在内阁等着，静候消息。

好一会，方见贾政满头是汗的出来，向众人吐舌道：『吓死人！吓死人！主上问了云南私带神枪一案后，对我远族贾范纵使家奴强占民妻，甚为不悦，哼了一声，降旨叫出来了。』





众人劝慰一番，各自散去。贾政回到家，先拜见了贾母。贾母始则因贾政降调回来，探春远在他乡，一无亲故，心下伤感；后听贾政将官事说明，探春安好，也就转悲为喜。

贾政回到房内，王夫人设筵接风，众子侄一一敬酒。贾政看看众人，忽然想起：『为何短了一人？』王夫人知是想着了黛玉，今日正是喜欢，不便直告，只说是病着。





众人散后，贾政与王夫人说些别后的话，王夫人趁便将黛玉已死的事告诉了。贾政吓了一跳，不觉掉下泪来。

次日一早，贾政带众子侄至宗祠行礼。礼毕，贾政叫了贾珍、贾琏在厢房坐下，说道：『我初回家，不便多问，只听说家里更不比从前，诸事要谨慎才好。』贾珍等脸涨得通红，诺诺答『是』。





众亲朋因贾政回家，都要送戏接风。贾政再四推辞了。过了两天，贾政备了水酒，请亲朋过来，在荣禧堂设宴请酒，共叙别情。

忽然，賴大走上堂來，回賈政道：『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來好几位司官，說來拜望。』賈政心想：『和老趙并无来往，怎么也來？』





正自思想，贾琏说：『叔叔快去吧。再想一会，人都进来了。』正说着，只见二门上家人又报进来：『赵老爷已进二门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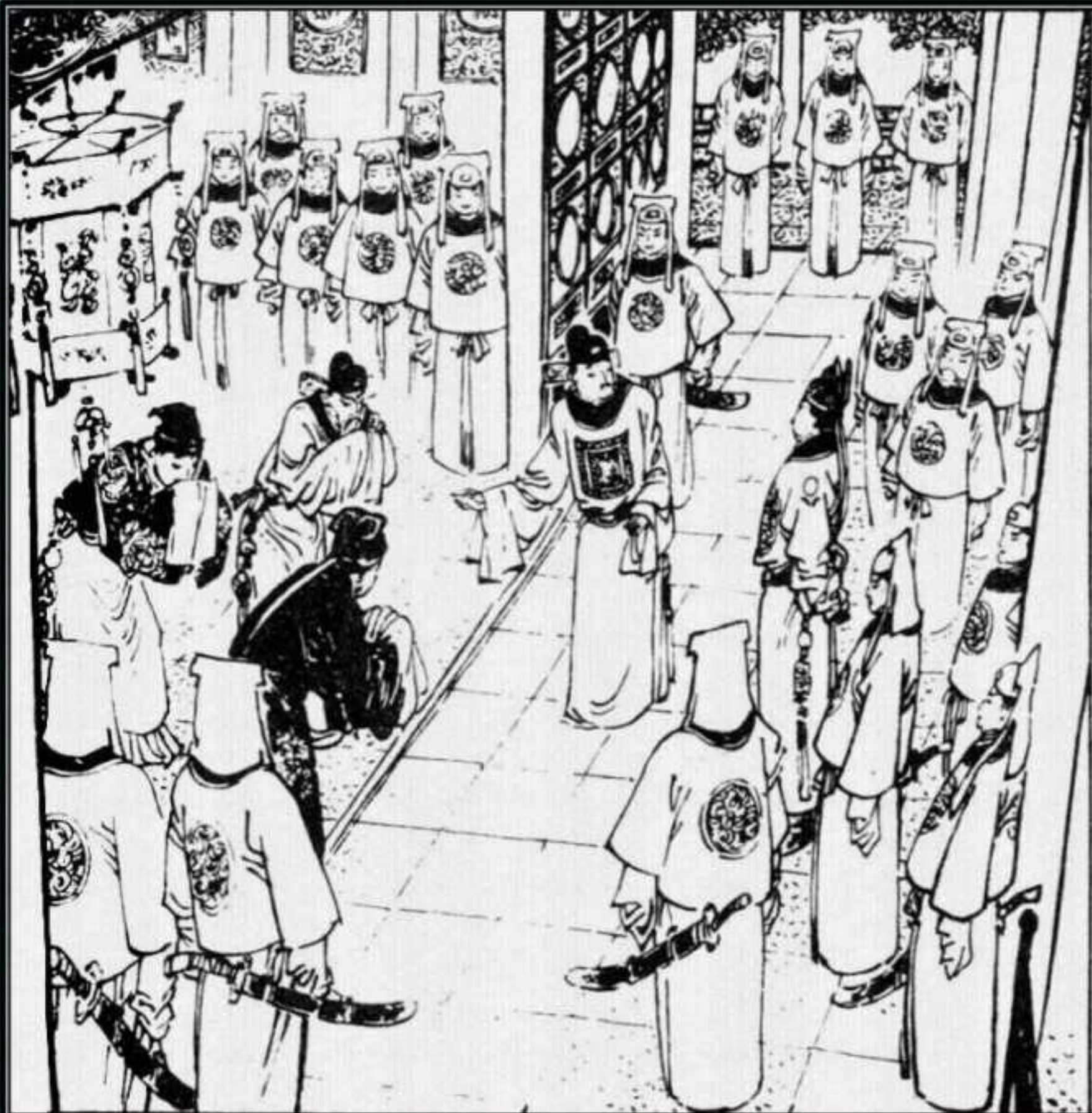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等抢步接去。只见赵堂官满脸笑容，并不说什么，一径走上厅来。后面跟着五六位司官，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但是总不答话。





贾政等心里不得主意，只得跟着上来让座。众人见赵堂官仰着脸不大理人，只拉着贾政的手说了几句寒温的话，知来头不好，也有躲进里间屋里的，也有垂手侍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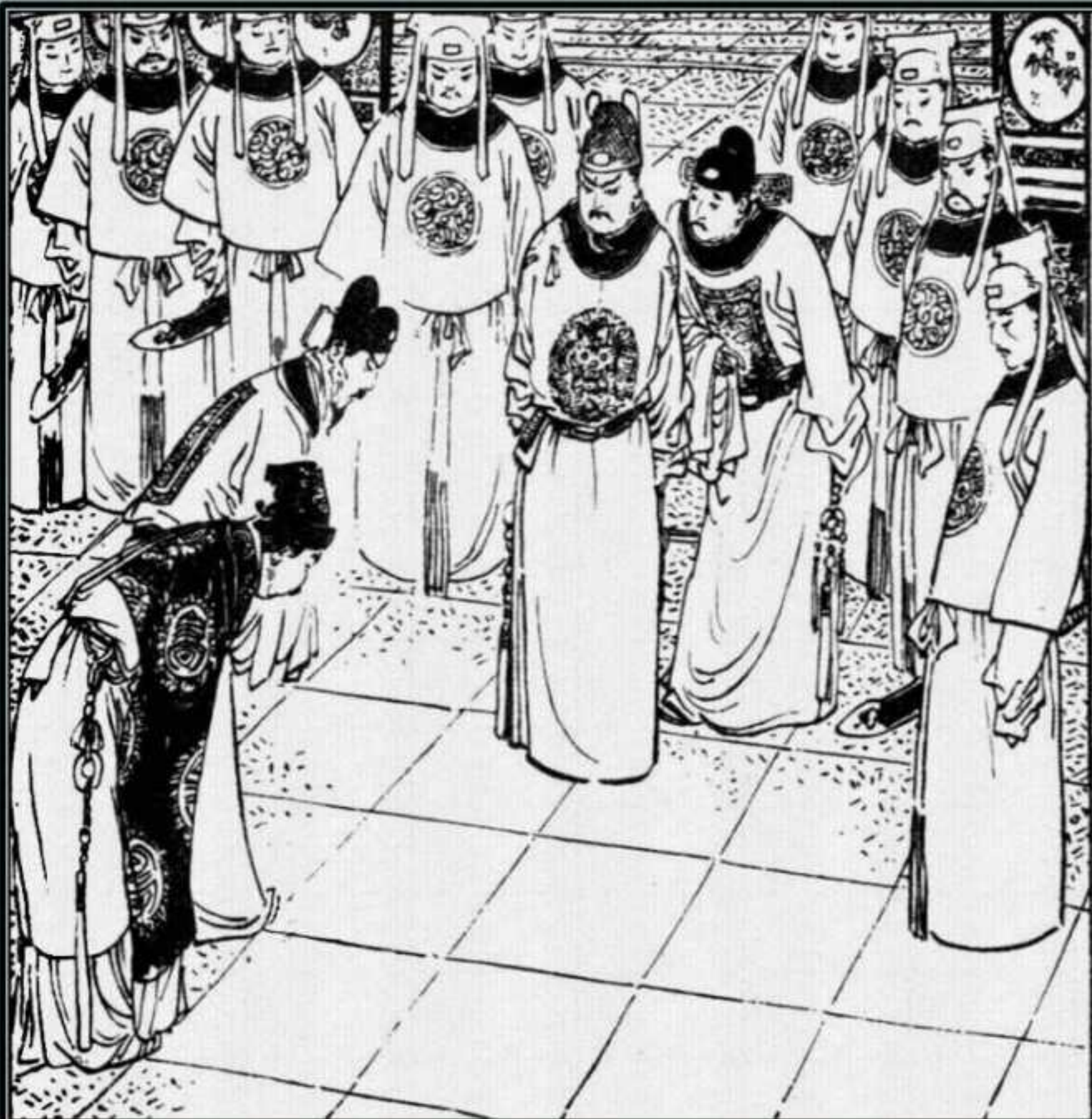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正要带笑叙话，只见家人慌忙报道：『西平王爷到了。』贾政慌忙去接。赵堂官抢上去请了安，便说：『王爷已到，随来的老爷们就该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。』众官应了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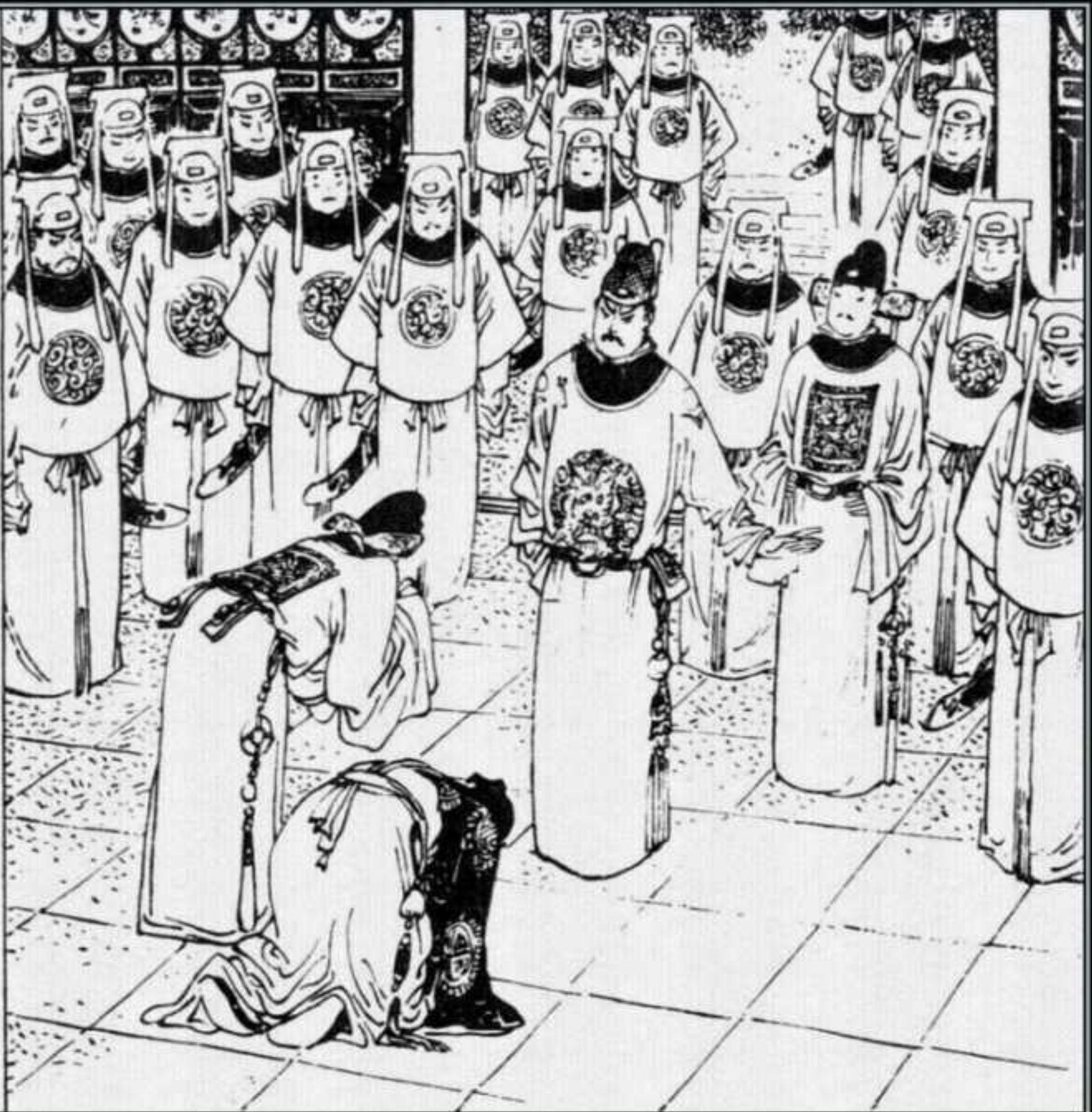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政等知事不好，连忙跪接。西平郡王扶起贾政，笑嘻嘻地说道：『无事不敢轻造，有奉旨交办事件，要赦老接旨。』且请众位府上亲友各散。』众人知是两府干系，闻声一溜烟如飞的出去了。

贾赦、贾政一千人，唬得面如土色，满身发颤。不多一会，只见进来无数番役，各门把守。赵堂官回王爷道：『请爷宣旨意，就好动手。』





西平王慢慢的说道：『小王奉旨，带领锦衣府赵全查看贾赦家产。』贾赦听见，吓的面如土色，浑身发抖，连忙俯伏在地。

西平王宣旨道：『贾赦交通外官，依势凌弱，辜负朕恩，有愧祖德，着革去世职。钦此。』赵堂官一叠声叫：『拿下贾赦，其余皆看守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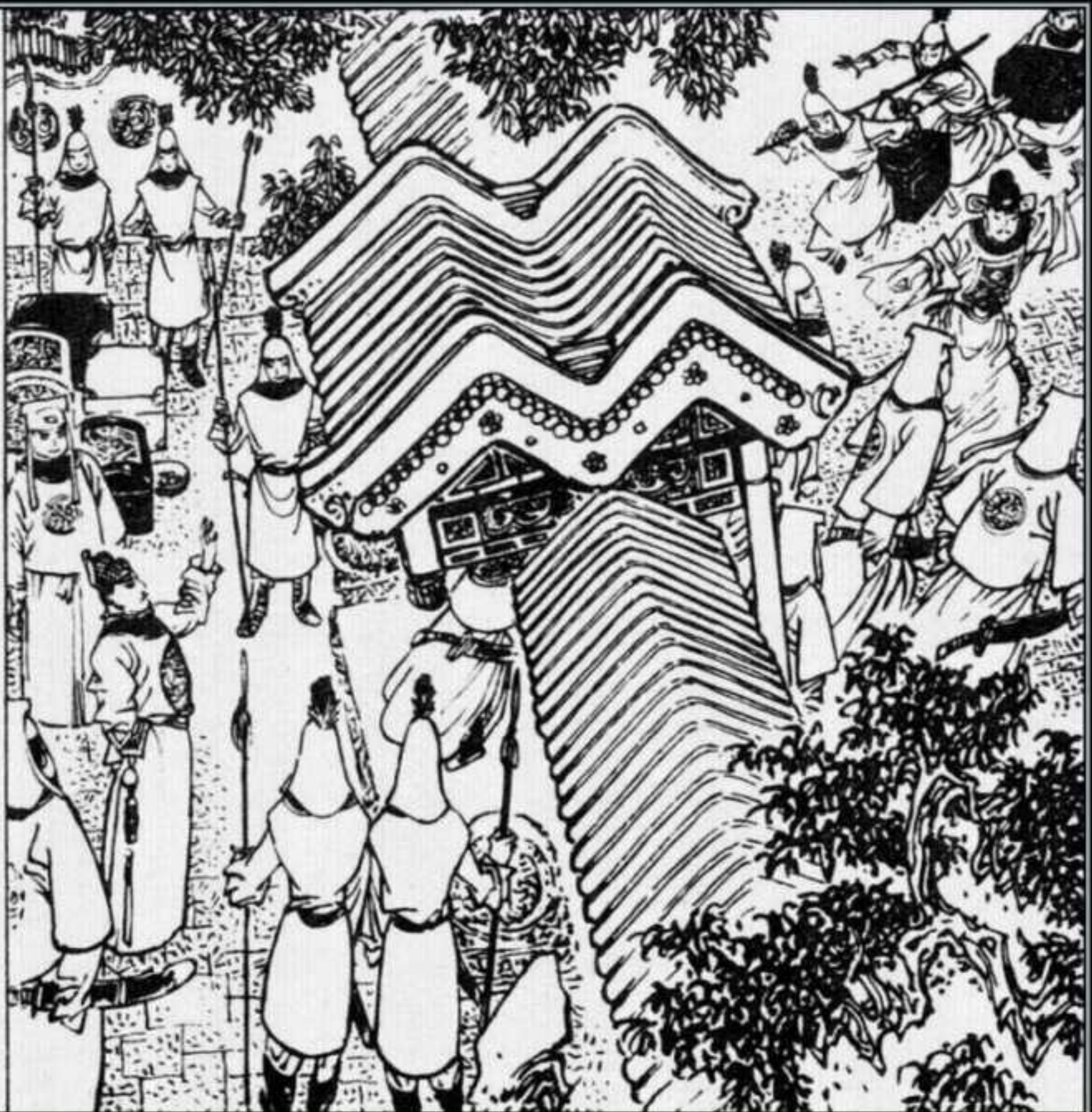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赵堂官即叫他的家人传齐司员，带同番役，分头按房，查抄登账。这一言不打紧，唬得贾政上下人等面面相觑；喜得番役等人摩拳擦掌，就要往各处动手。

西平王道：『遵旨查看賈赦家資，其
余且按房封鎖，再候定奪。』趙堂官忙說：
『回王爺：賈赦、賈政并未分家。賈璉現
在承總管家，不能不尽行查抄。』





说罢，赵堂官就要带领众番役查抄贾琏、贾赦两处。西平王道：『不必忙。先传信后宅，且叫内眷回避，再查不迟。』一言未了，老赵家奴番役，已经拉着本宅家人领路，分头查抄去了。

这一群司员、番役到了里面，立刻动起手来。那些婆子、丫头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还当是强盗来了。顿时大哭小喊，象没头苍蝇似的，四散乱奔。





众番役开箱倒柜，把贾赦、贾琏屋里的东西都抄出来搁着。一时人多手杂，木器打得破烂，瓷器跌成粉碎。更有混水摸鱼，把细软财物藏进腰包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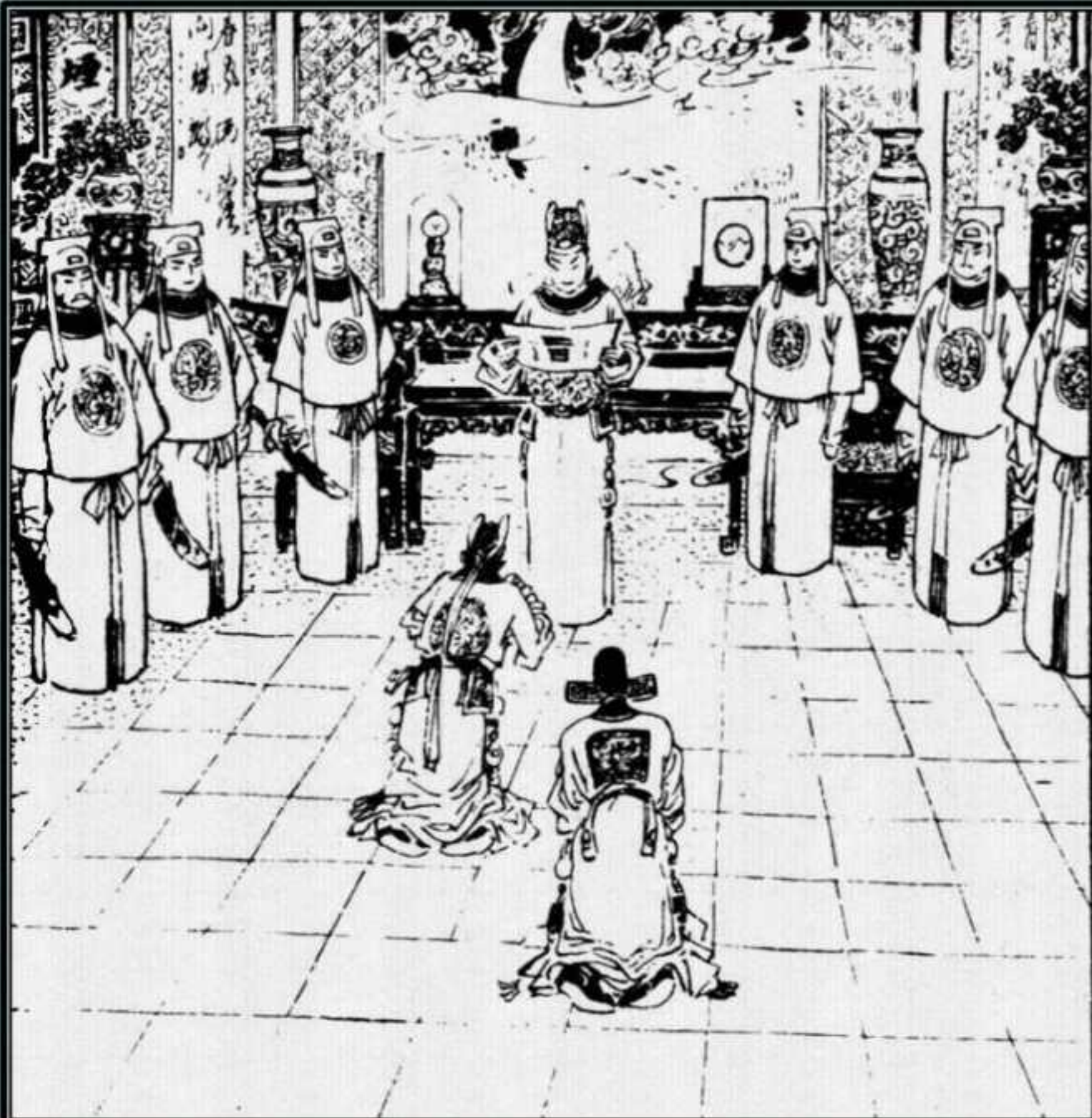
一会儿，锦衣司官来回西平王道：『在内查出御用衣裙并禁用之物，不敢擅动；尚有两箱房地契、一箱借票，都是违例取利的。』赵堂官便说：『好个重利益剥！很该全抄！』





这时，只见王府长史来禀道：『主上特派北静王前来宣旨，请爷接去。』赵堂官听了，心想：『我好晦气，碰着这个酸王！如今那位来了，我就好施威了！』

西平王和趙堂官迎出，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厅，宣旨道：『着錦衣官趙全惟提賈赦質审，余交西平王遵旨查办。钦此。』趙堂官听了十分没趣，只好押了賈赦回衙。





西平王说：『我正和老赵生气，幸得王爷来降旨，不然，这里很吃大亏。』北静王道：『不料老赵竟这么混账。但不知现在政老及宝玉在哪里？』众人回禀：『贾政现在下房看守着。』

北靜王命將賈政叫來，向他说明旨意。賈政感激涕零，望北謝了恩。王爺道：『政老，剛才番役呈稟府內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。這禁用之物，倒也无碍，独是借券，想个什么法儿才好。』





王爺思索了一会，要贾政实在将贾赦的家产呈出，不可隐匿。贾政答应道：『犯官不敢。』王爺便吩咐司员等依命行去，不许胡乱混动。司员领命去了。

贾母那边女眷正摆家宴，大家正说到高兴处，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连声的嚷进来说：『老太太，太太！不好了，多少穿靴带帽的强……强盗来了！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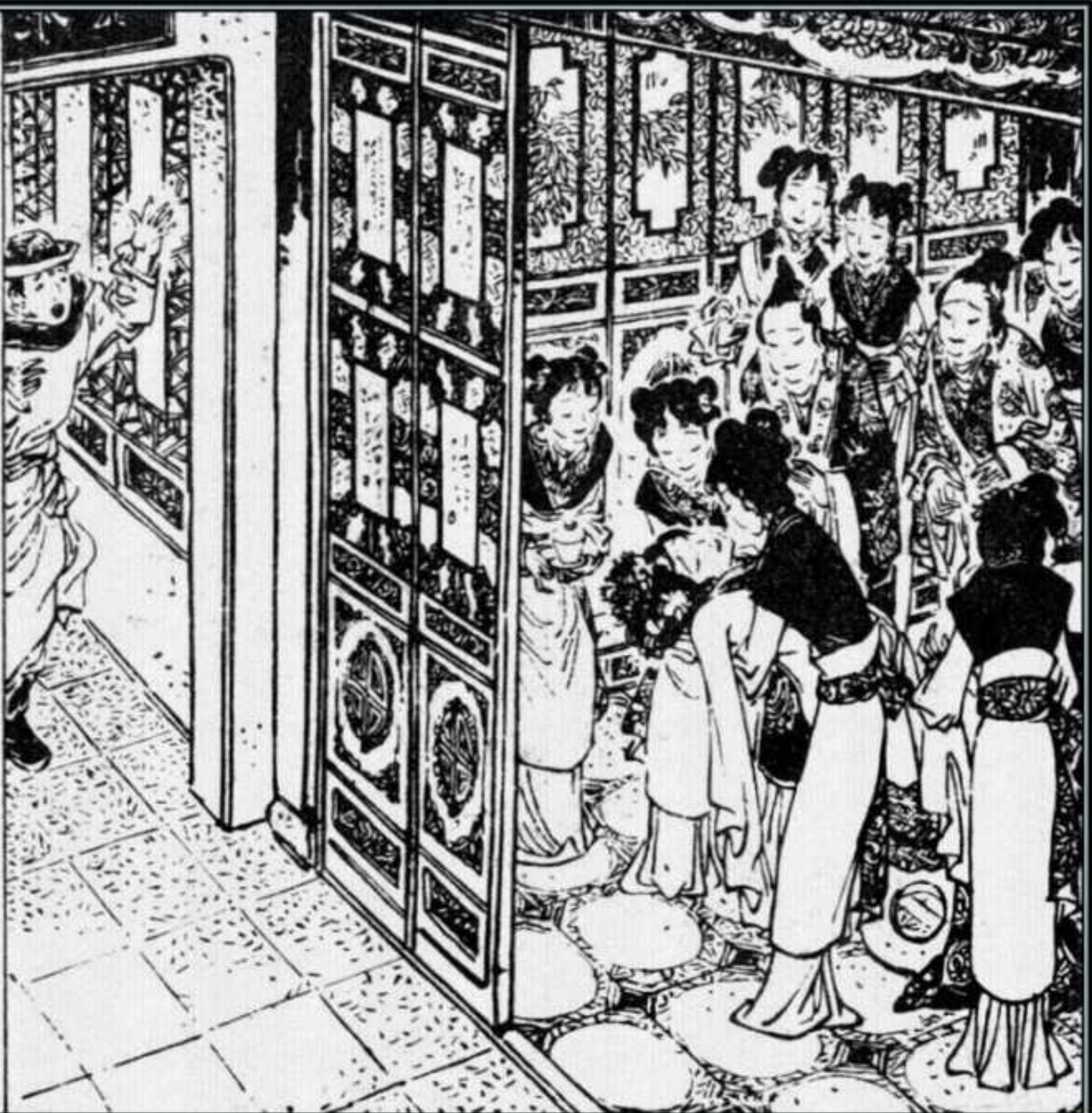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接着，又见平儿披头散发，拉着巧姐，哭哭啼啼的来说：『不好了！我正和姐儿吃饭，只见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：「姑娘快传进去，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！」这里快快收拾吧！」』

邢、王二夫人听得，俱魂飞天外，不知怎样才好。凤姐先还圆睁两眼听着，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上。贾母没有听完，早吓得涕泪交流，连话也说不出。





又听见外面一叠声嚷说：『叫里头女眷们回避，王爷进来了！』霎时间，一屋子人，拉这个，扯那个，闹得天翻地覆。

正乱间，只见贾璉喘吁吁的跑进来，说：『好了，好了！幸亏王爷爷救了我们的了！』众人正要问他，贾璉忽见凤姐死在地下，哭着乱叫；又见老太太吓得回不过气来，更是着急。





亏了平儿将凤姐叫醒，令人扶着。老太太也苏醒了，又哭的气短神昏，躺在炕上，李纨再三宽慰。贾琏定定神，将两王恩典说明，又恐贾母、邢夫人知道贾赦被拿，更要吓死，暂且不敢明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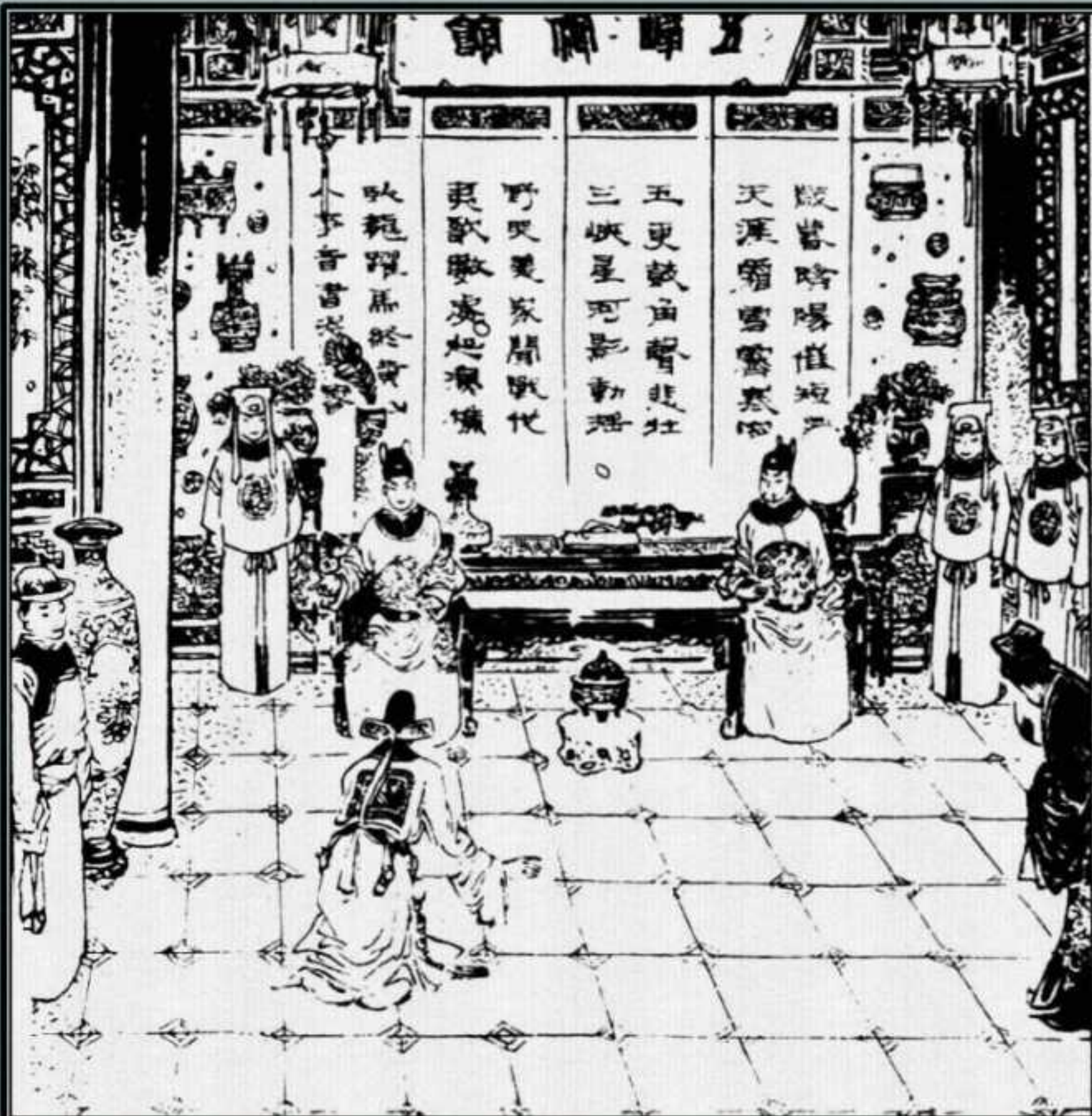
贾琏回到自己屋内照料。一进屋门，
只见箱开柜破，物件抢得半空，急的两
眼直竖，淌泪发呆。





忽然，听见外头叫，贾琏只得出来，
见贾政同司员登记物件，一切动用家伙
及荣国赐第一一开列。房地契纸，家人
文书，亦俱封裹。

贾琏听得二王问道：『所抄家资，内有借券，实系盘剥，究是谁行的？』贾政听了，跪下磕头，说：『犯官不理家务，这事全不知道，问犯官侄儿贾琏才知。』





贾琏连忙走上，跪下禀说：『这些东西既在奴才屋里抄出来的，敢说不知道么？只求王爷开恩。』二王道：『你今认了，也是正理。』便命人将贾琏看守，余俱散收宅内。

二王又命賈政小心候旨。說着，上
轎出門，進內復旨去了。賈政等就在二
門跪送。北靜王把手一伸，說：『請放心。』
臉上大有不忍之色。





贾政魂魄方定，疾忙进内看望贾母。

只见满屋的人泪痕满面，寂静无言。见贾政来了，都说：『好了，好了！老爷好好的来了，请老太太安心吧。』贾母微开双目，叫了一声『我的儿』，便嚎啕哭起来。

贾政忙安慰说：『老太太放心吧。事情原不小，蒙皇上恩典，两位王爷照看。就是大老爷暂时拘质，等问明白了，想必皇上还有恩典。』贾母见贾赦不在，又伤心起来，贾政再三安慰方止。





独邢夫人回到自己那边，见门全封锁，丫头婆子也锁在几间屋里。只得往凤姐那边去，见二门上也贴了封条，惟有屋门开着，里头呜咽不绝。

邢夫人进去，见凤姐面如纸灰，合眼躺着，平儿在旁暗哭。邢夫人打量凤姐死了，大哭起来。平儿迎上来说：『太太别哭，奶奶才抬回来，这会子略安了安神儿。』





邢夫人也不答言，仍走到贾母那边。

见眼前都是贾政的人，自己夫子被拘，媳
妇病危，女儿受苦，现在身无所归，哪
里止得住悲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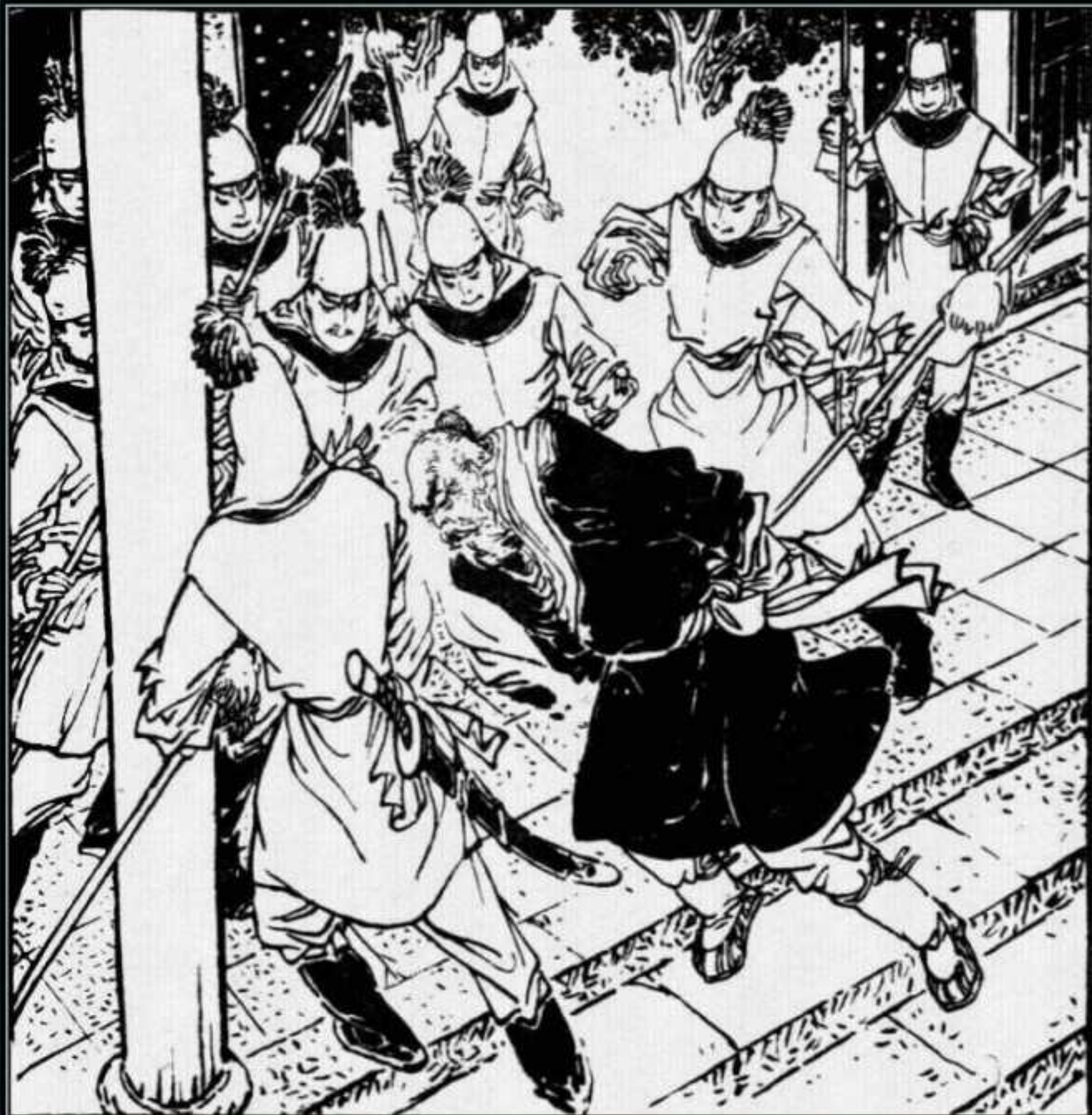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，贾政安慰了老母，慢慢踱了出来，心惊肉跳的等候旨意。忽听外面一阵乱嚷，出门看时，却见宁国府的老仆焦大，象发疯般要闯进来。便说：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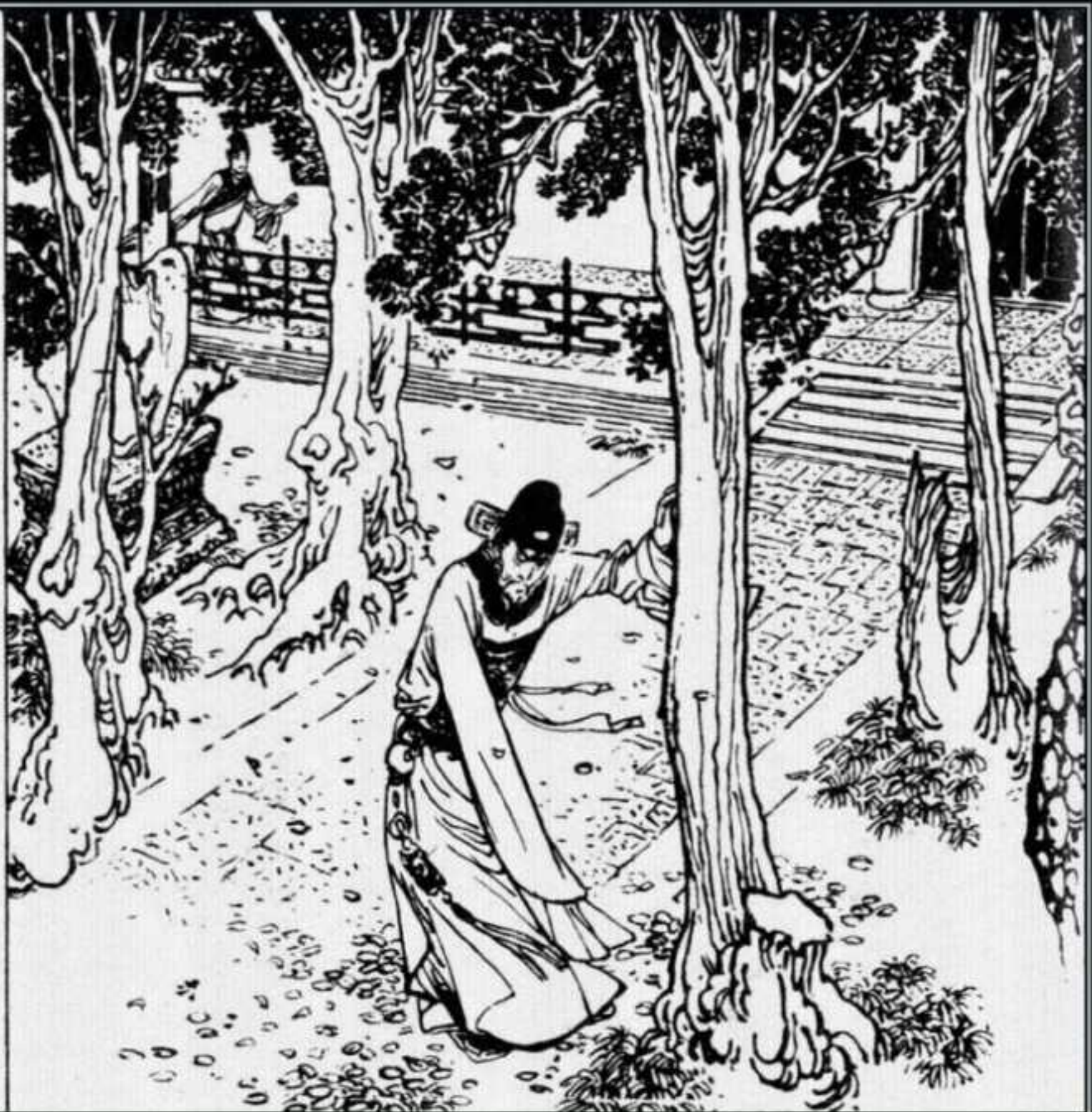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焦大号天跺地的哭道：『我天天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，倒拿我当作冤家！今儿弄到这个田地，珍大爷、蓉哥儿都叫什么王爷拿去了。里头女主被衙役们抢的披头散发，圈在一处空房里。』

焦大接着嚷道：『他们还要把我捆起来。我活了八九十岁，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，哪有倒叫人捆的！我说我是西府的，才跑出来。不想这里也是这么着。我如今也不要命了！』说着，把头乱撞。





贾政听着，心里刀搅一般，叹道：『完了，完了！不料我们一败涂地如此！』这时，薛蝌气嘘嘘的跑进来。贾政将被查抄之事告诉了他，烦他打听打听，究竟犯了什么事。

薛蝌道：『这里的事，我倒没有想到；
那边的事，我已听说了。风闻是珍大哥
为妾，因其不从，凌逼致死，还拉出一
个张华来作证。』





贾政尚未听完，便跺脚道：『了不得！了不得！』叹了一口气，扑簌簌地掉下泪来。薛蝌宽慰了几句，即便又出去打听。

隔了半日，薛蝌仍旧进来，说：『事情不好，听说赦老爷包揽词讼，虐害百姓，好几大款……』贾政没有听完，复又顿足道：『我们大老爷忒糊涂！东府也太不成事体！』因命薛蝌再去打听。





贾政正着急，又听外面说：『内廷有信。』便急忙出来，见是北静王府长史，一见面便说：『大喜！我们王爷将大人感激天恩之语代奏过了。主上甚是悯恤，不忍加罪，着加恩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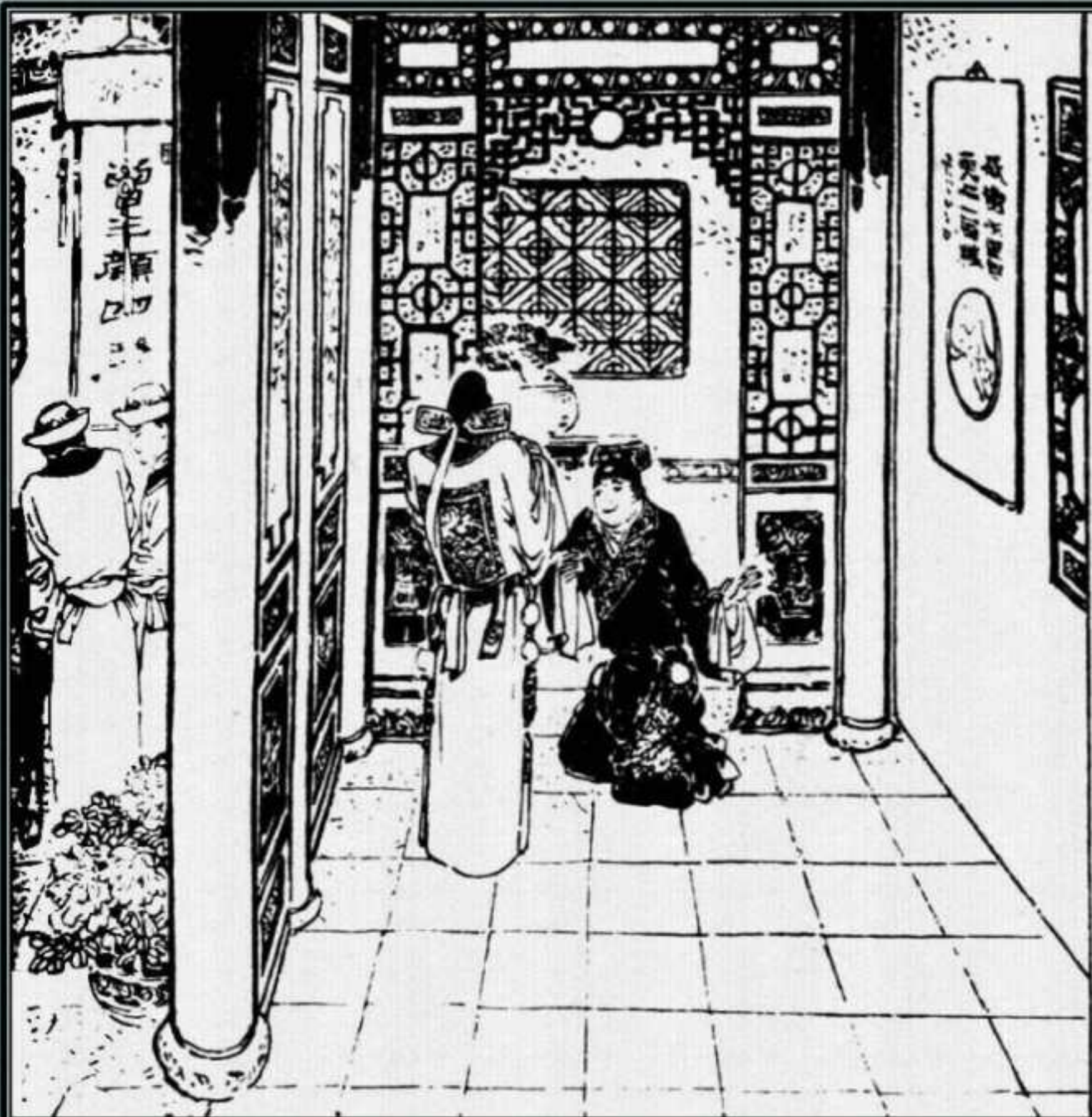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请长史坐下，长史又道：『所封家产，惟将贾赦的入官；所抄借券，如有违禁重利的，照例入官，其余尽行给还。贾琏着革去职务，免罪释放。』贾政听毕，即起身叩谢天恩。





那贾璉听到自己无罪稍稍放心，但想起父亲监禁待罪，加以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私蓄，不下五七万金，一朝而尽，怎不心疼！

这当儿，贾政含泪进来，查问那重利盘剥之事究竟是谁干的。贾琏跪下道：『这几年，库内银子出多入少，已在各处做了好些空头，这放出去的账，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银子。』





贾政道：『据你说来，家中上下的事你全不知道了！我这回子也不查问你。现今你父亲和你珍大哥的事，还不快去打听打听吗？』贾琏一肚子委屈，含着眼泪，答应了出去。

贾琏外出打听父兄之事不妥，回到家中，见凤姐奄奄一息，就有多少怨言，一时也说不出来。平儿哭道：『奶奶这样，得请个大夫瞧瞧啊！』贾琏啐道：『呸！我的性命还不保，我还管她呢！』





凤姐听见，眼泪直流。见贾琏去了，便和平儿道：『你别不识时务了。到了这个田地，你还顾我做什么？他们虽然没有说，必是抱怨我的。我巴不得立刻就死才好！你还要请大夫。』

平儿愈听愈惨，恐凤姐自寻短见，只得紧紧守着。幸贾母不知底细，又素来最疼凤姐，便叫鸳鸯将自己的体己东西拿些送给了凤姐。





此时宁国府第入官，所有财产房地
并家奴等项俱已造册收尽。贾母命人将
尤氏婆媳接了过来。可怜赫赫宁府，只
剩得她们婆媳两个，连个下人也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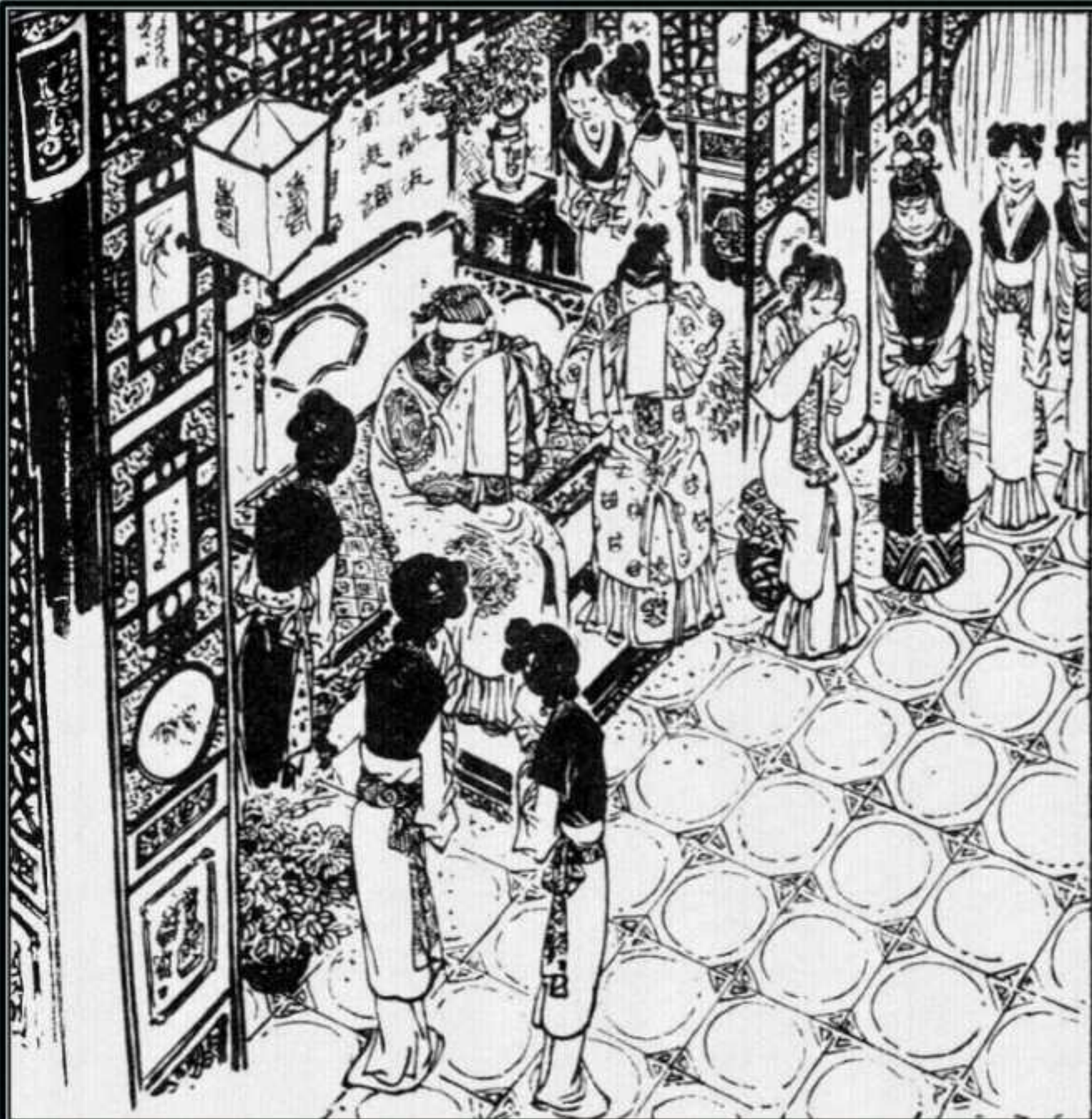
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，子孫在監質
審，凤姐病危，所以日夜不寧。一日傍
晚，命鴛鴦在院內陳設香案，上香禱天。





贾母跪下磕了几个头，祝告天地道：『皇天菩萨在上，子孙作威作福，招来抄家之祸。愿皇天怜悯我虔诚，所有阖家罪孽，由我一个承当，宽免儿孙之罪。』说到此处，不禁呜呜咽咽的哭泣起来。

这时，王夫人带了宝玉、宝钗过来请安，见贾母伤悲，想到家业萧条，念及前景渺茫，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顿时，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，竟无人相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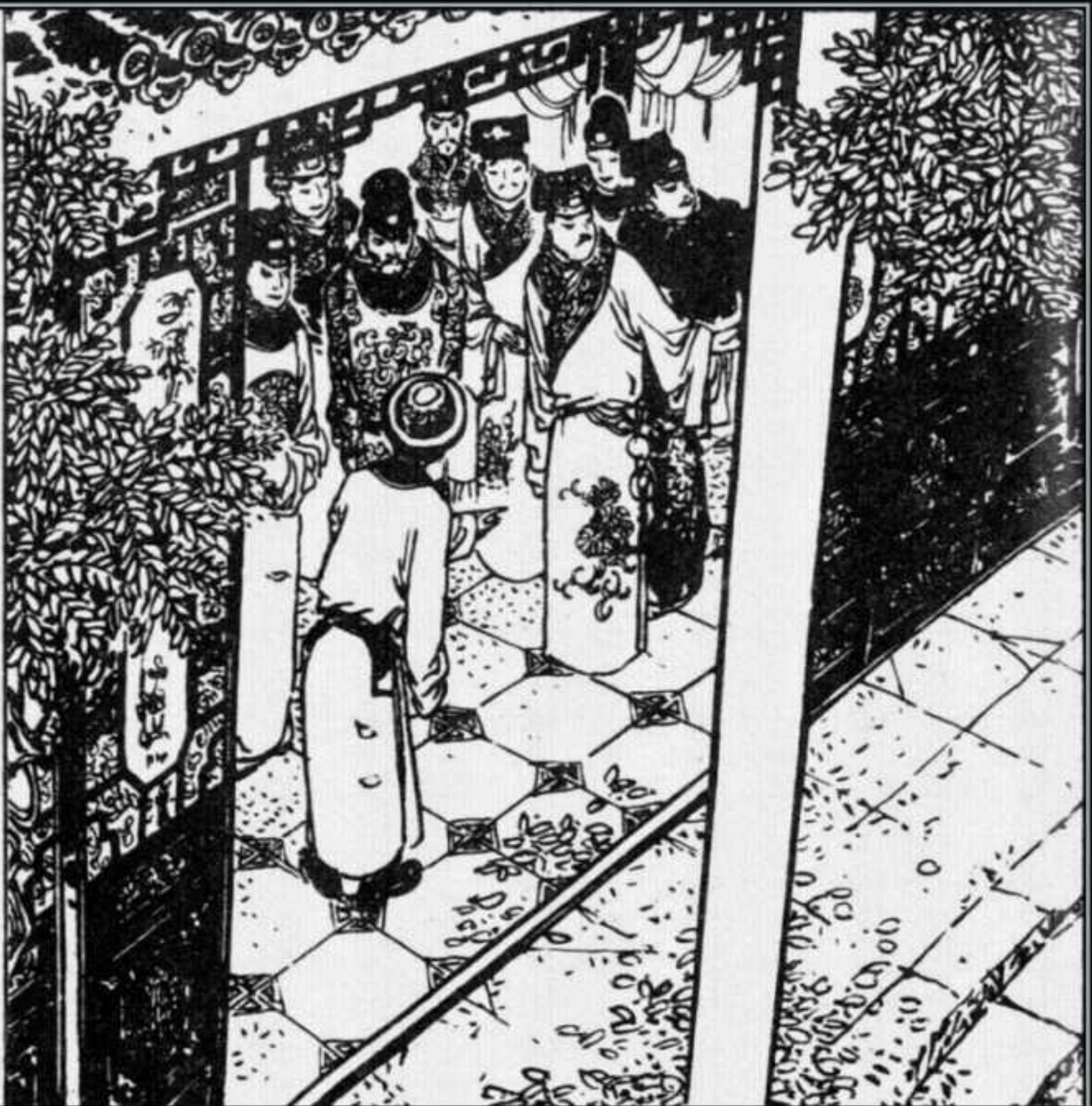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外头上夜婆子被哭声吓慌，急报于贾政。贾政打量老太太不好，急的魂魄俱丧，疾忙飞奔而来。只见老母坐着悲啼，上前安慰一番，又说了众人几句，众人这才急忙止哭。

第二日，便有亲友来看候。贾政说起家门不幸之事，有的亲友说：『我久知令兄行事不妥，那边珍爷更加骄纵，如今闹出事来，倒连累了二老爷。』贾政道：『虽如此说，到底是不理家务之过。』





正说着，门上的进来说：『孙姑爷打发人来，说大老爷欠他一项银子，要在二老爷身上还的。』众人冷笑道：『这孙绍祖真混账。如今丈人抄了家，不但从来瞧看，倒忙着来要银子，真不懂道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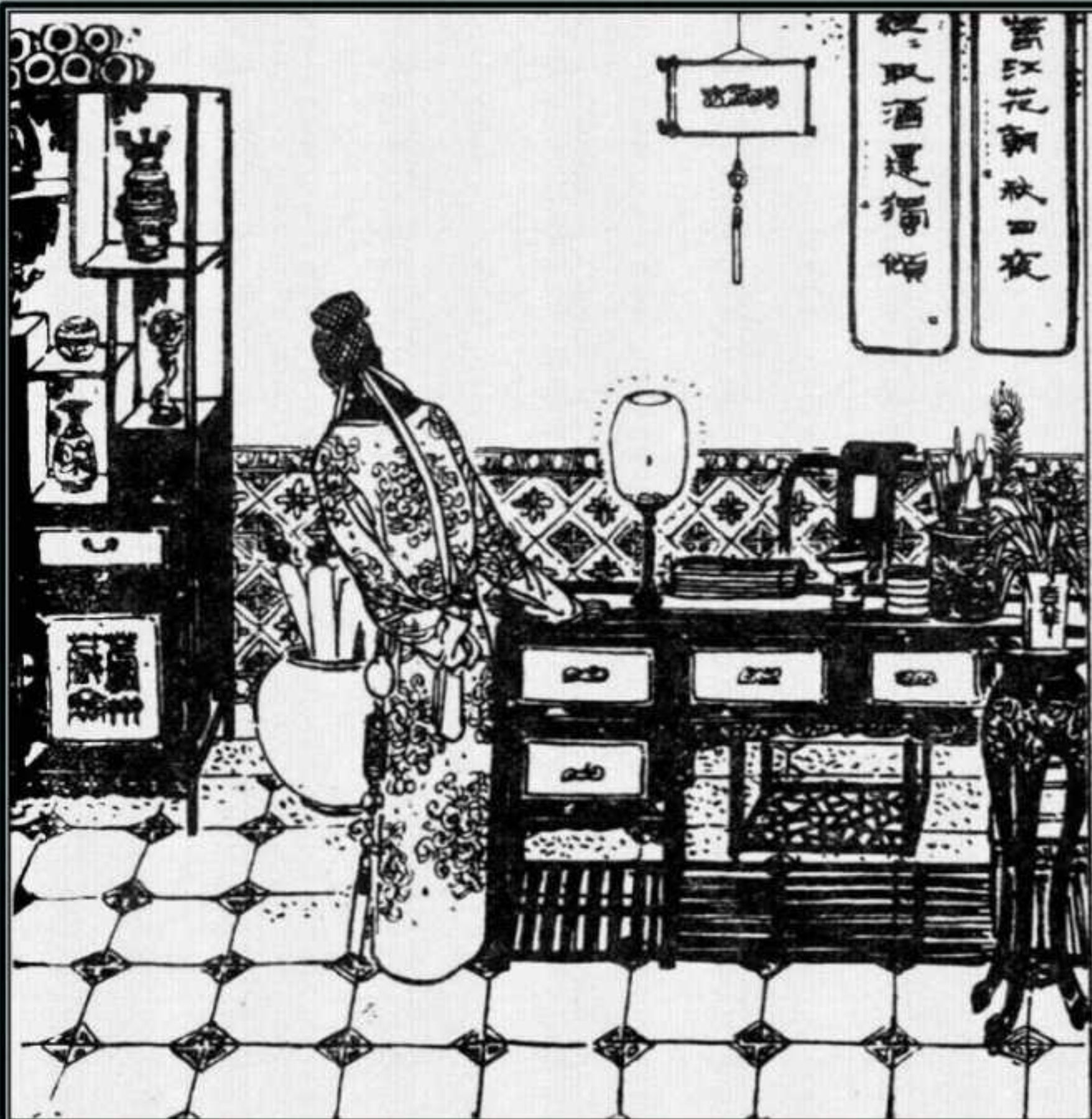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道：『那头亲事原是家兄错配了的。我的侄女儿的罪已经受够了，如今又找上我来了。』正说着，只见薛蝌进来，说：『我打听锦衣府赵堂官必要照御史参的办，只怕大老爷和珍大爷吃不住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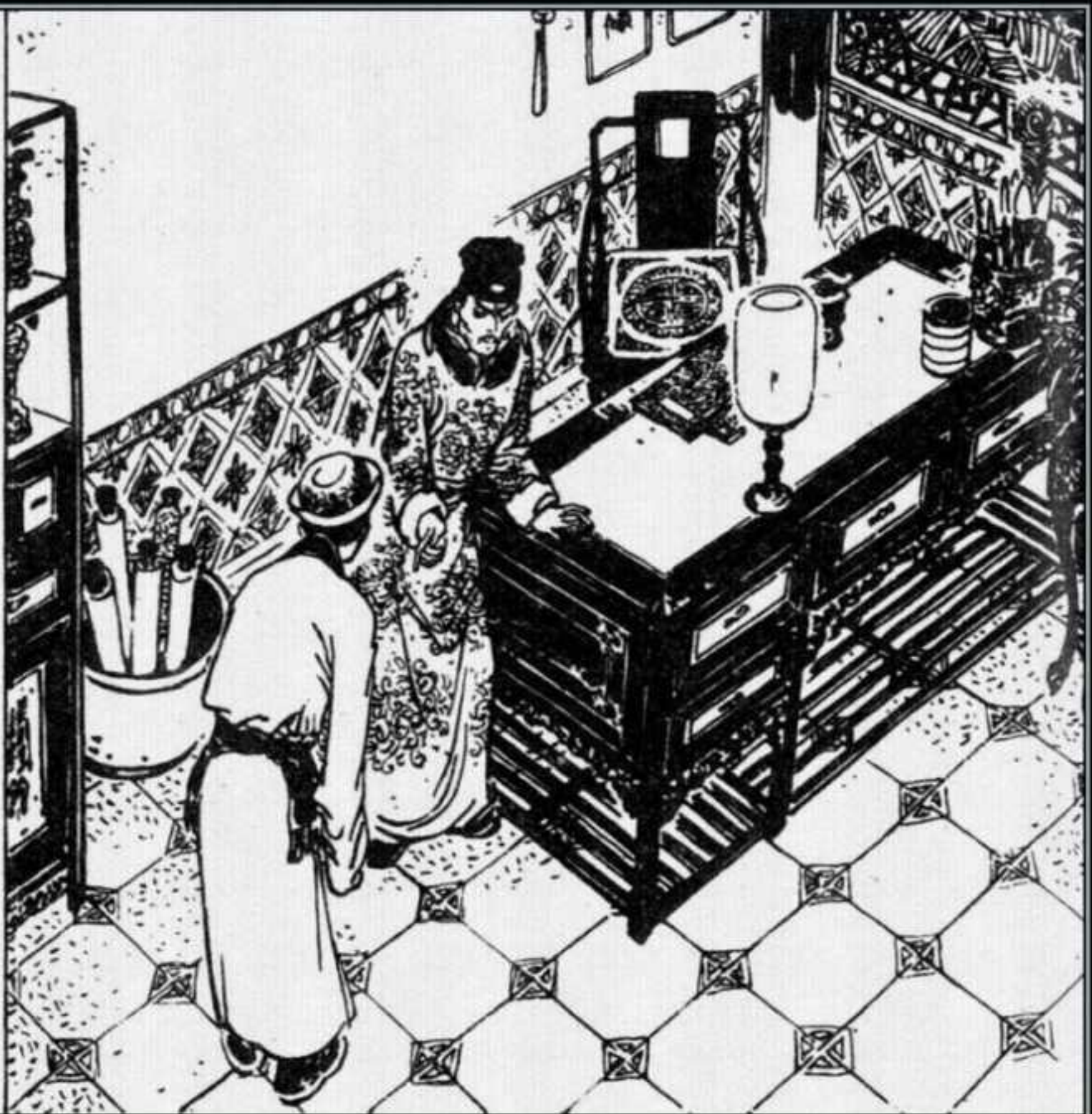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众亲友都道：『二老爷，还得你出去求求二位王爷，怎么挽回挽回才好，不然，这两家子就完了。』贾政答应致谢，众人各散。

此時已是点灯时候，贾政回到自己房中，埋怨贾琏夫妇闹出放账的事，心里很不受用。只是凤姐现在病重，况她所有什物，尽被抄抢，一时未便说她，暂且隐忍不言。





贾政想起宁国府入官，两府并做一处，开支骤增。再加贾赦、贾珍、贾蓉在锦衣府的使用，一时哪里支撑得住！便差人去把贾琏找来商量。

贾璉据实禀报贾政，说是这几年来，家里早就入不敷出，闹着亏空；亲戚那里，也都借到了，如今只靠典卖房屋田地维持用度，实在连空架子也摆不成了。





一向不大理家的贾政，如今方知这
几年竟是虚名在外。他连连叹气，想道：
『祖父勤劳王事，得了两个世职，如今两
房犯事，都革去了。老天哪，我贾家何
至一败如此。』

贾政心想：『为今之计，只有从省俭着手，且趁此遣散一批家人，也好省些开支。』便叫总管赖大将荣国府里的花名册拿来。点了一点，除去贾赦入官的人，尚有三十余家，共男女二百十二名。



來黃鶴去
餘黃鶴樓
去不復返
載空總
歷漢
妻鵬
問何處是
上使人愁



赖大又将近年支用簿子呈上。贾政

看了，急的跺脚道：『这还了得！已经「寅年用了卯年」的！竟亏空到这个地步，有什么不败的呢！』

贾政问赖大：『听说大老爷和你珍大
爷的事是咱们家鲍二吵嚷的，这册子上
怎么没有什么鲍二？』赖大回道：『这鲍
二是不在档子上的。老爷几年不管家务
事，不知道奴才还有奴才呢！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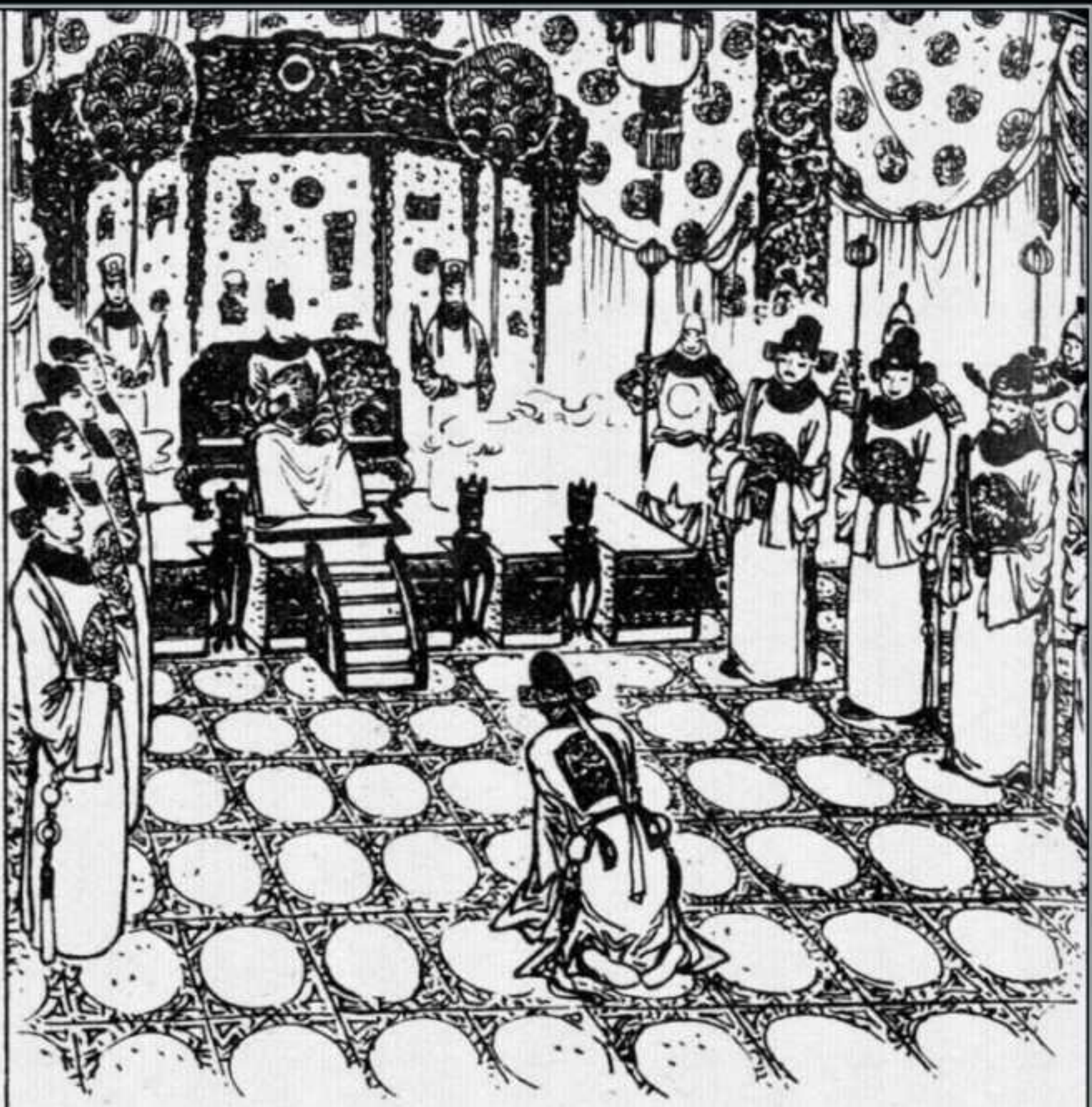
昔人已乘黃鶴去
此地空餘黃鶴樓
黃鶴一去不復返
白雲千載空悠悠
晴川歷歷漢陽樹
芳草萋萋鸚鵡洲
日暮鄉關何處是
煙波江上使人愁



贾政叹了几口气，想来偌大家庭，诸
事千头万绪，一时万不能理清。只得喝
退众人，打定主意，且听贾赦等的官事
审的怎样再定。

次日，贾政正在书房筹算，只见一人飞奔过来，说：『请老爷快进内廷问话。』贾政听了，心下着慌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动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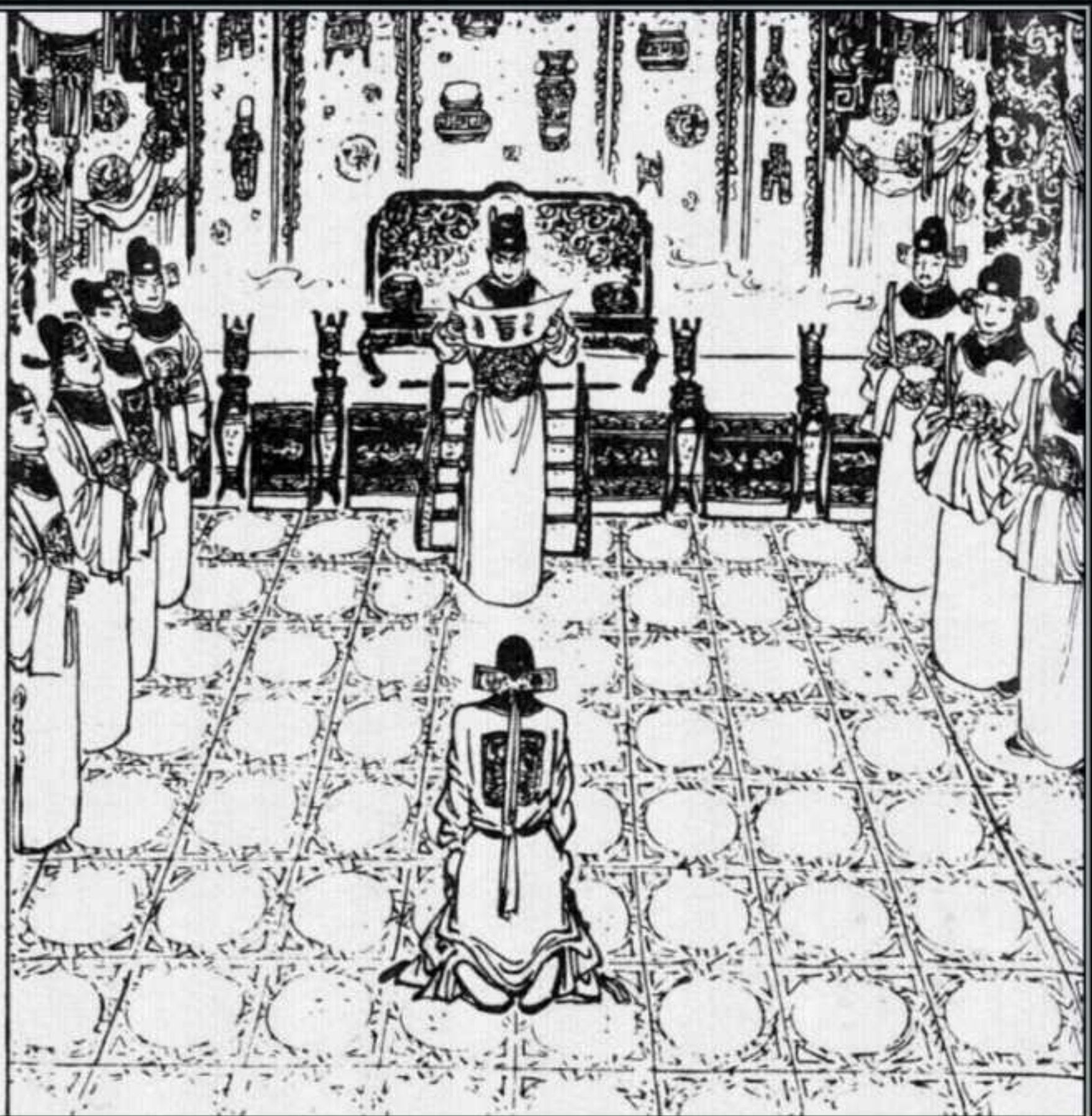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政见了各位大臣，又见了各位王
爷。北静王道：『今日传你来，有遵旨问
你的事。』贾政急忙跪下。众大臣问：『你
哥哥交通外官，恃强凌弱，纵儿聚赌，
强占民妻，不遂逼死的事，你知道吗？』

贾政回道：『犯官在外任职几年，日夜不敢怠惰。一应家务，并未留心伺察，实在糊涂。不能管教子侄，这就是辜负圣恩。只求主上重重治罪。』北静王答应代他转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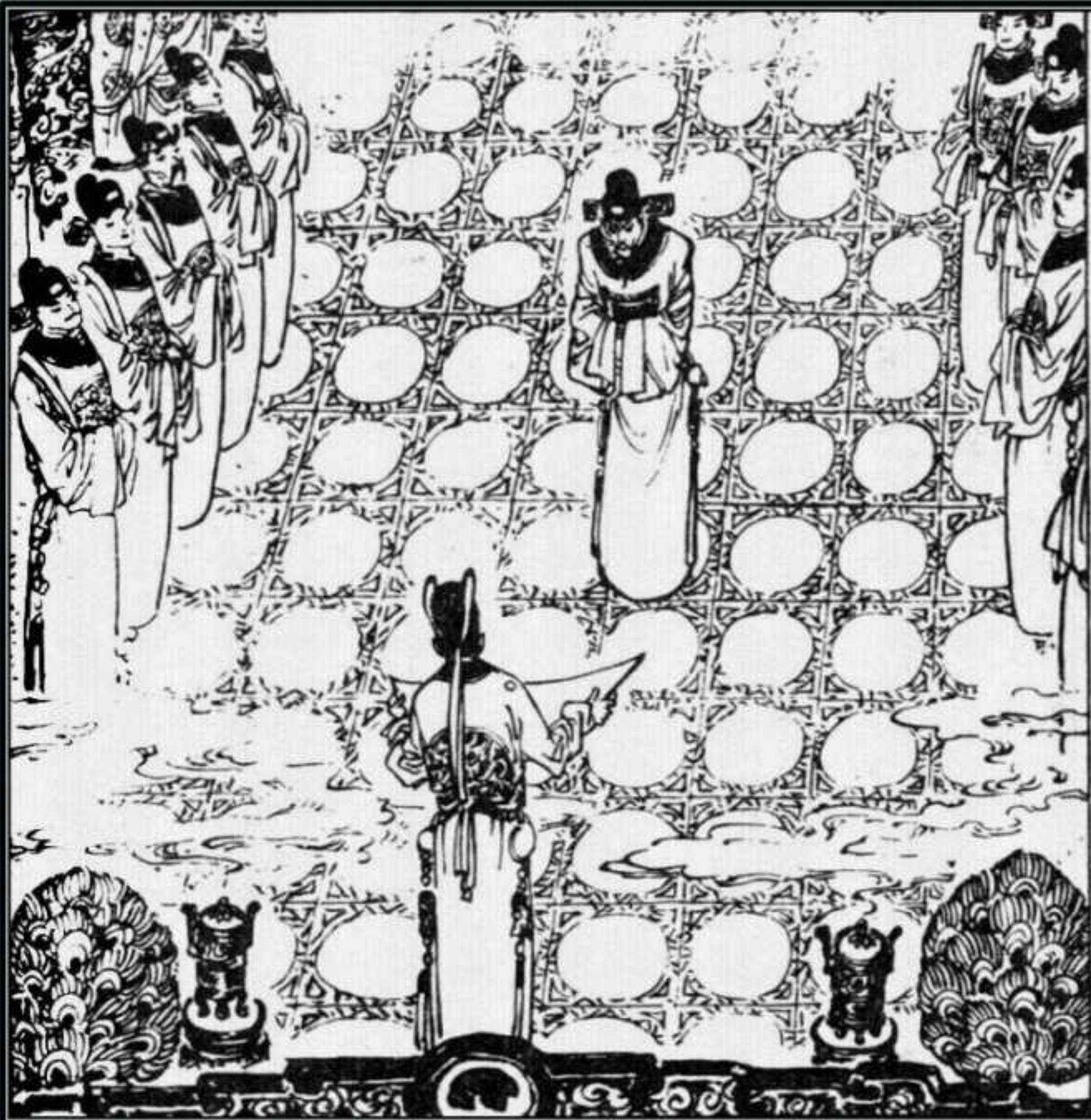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不多时，北静王出来传述圣旨道：

『贾赦交通外官，恃强凌弱，强索石呆子古扇一款，虽石呆子自尽，确系疯傻所致，但究与贾赦倚势欺凌有关，今从宽将贾赦发往台站效力赎罪。』

北静王继续道：『所参贾珍各款，查尤二姐实与张华指腹为婚，因贫自愿退婚，并非强占；尤三姐因羞忿自尽，并非逼死。但私埋人命，罔知法纪，革去世职，派往边疆效力。贾蓉无罪开释。』





贾政听了，感激涕零，叩谢了王爷出来，恐贾母不放心，急忙赶回。上下男女人等不知传进贾政是何吉凶，都在外头打听，一见贾政回家，都略略的放心，也不敢问。

贾政忙忙的走到贾母跟前，将蒙圣恩宽免之事细细告诉了一遍。贾母虽则放心，只是两个世职革去，贾赦又往台站效力，贾珍又往海疆，不免又悲伤起来。





贾政劝道：『大哥虽则台站效力，也是为国家办事，不致受苦，只要办得妥当，就可复职。珍儿正是年轻，很该出力。』贾母素来不喜欢贾赦，贾珍究竟隔了一层，只有邢夫人、尤氏痛哭不止。

邢夫人想着：『家产一空，丈夫年老远出，琏儿又是素来顺着他二叔的，我一人孤苦伶仃，怎么好？』那尤氏也想：『自己原本独掌宁府家计，而今家财抄尽，依住荣府，寄人门下，怎么度日？』





贾母不忍，便问贾政道：『你大哥和
珍儿现已定案，可能回家？蓉儿也该放
出来了。』贾政道：『我已托人徇个私情，
叫我大哥和侄儿回家，置办行装，衙门
内已经答应了。请老太太放心。』

贾母又道：『如今东府尽被抄收，咱们西府的银库还剩多少？他两个起身，也得给他们几千银子才好。』贾政听了，心想：『若是说明，恐老太太着急；若不说明，不用说将来，只现在怎样办呢？』





想毕，便回道：『若老太太不问，儿子也不敢说。如今旧库的银子早已空虚，不但用尽，外头还有亏空。只好将没抄去的衣服首饰折变了，给大哥和珍儿作盘费罢了。』

贾母急的淌着眼泪说：『据你说，咱们竟一两年就不能支了？』贾政道：『若是两个世俸不动，还可挪移，如今谁肯接济？昨日看了人丁册子，别说上头的钱一无所出，那底下的人也养不起了。』





正在忧虑，只见贾赦、贾珍、贾蓉一齐进来给贾母请安。贾赦、贾珍见贾母哭泣，都跪在地下哭着说道：『儿孙们不长进，将祖上功勋丢了，又累老太太伤心，儿孙们是死无葬身之地了！』

满屋中人又一齐大哭起来。贾政只得劝解：『倒先要打算他两人的使用。大约在家只可住一两日，迟则人家就不依了。』贾母含悲忍泪说：『想来外面挪移，恐不中用。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。』





贾母叫邢、王二夫人同着鸳鸯等开箱倒笼，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，先打点了贾赦、贾珍各三千两银子做盘费，其余银子并衣服首饰，一一分给儿孙们，各各指派了用处。

贾母又让贾政把里外家人和地亩都清理清理，该去的去，该卖的卖，再不可支架子做空头。贾政一一领命，心想：『老太太真正是理家的人！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！』





正说间，只见丰儿慌慌张张的跑来说道：『今早我们奶奶听见外头的事，哭了一场，如今气都接不上来，平儿叫我来回太太。』贾母起身道：『噯！这些冤家，竟要磨死我了！』说着，要亲自看去。

贾政急忙拦住道：『老太太该歇歇了。就是孙子媳妇有什么事，叫媳妇瞧去就是了，何必老太太亲身过去？』贾母道：『你们且出去，等一会再进来。』贾政不敢多言，只得出来料理兄侄起身的事。





贾母叫鸳鸯等人拿了给凤姐的东
西，来到凤姐处。凤姐正在气厥。平儿
听见贾母等过来，疾忙出来迎接。贾母
便问：『这会子怎么样了？』平儿恐惊了
贾母，便说：『这会子好些儿。』

平儿先走过去轻轻的揭开帐子，凤姐开眼瞧着贾母，满心惭愧。先前原打量贾母等不疼她了，不料贾母亲自来瞧，心里一宽，觉那拥塞的气略松动些，便要挣扎着坐起。





贾母叫平儿按着：『不用动。你好些
吗？』凤姐含泪道：『我好些了。只是从小
过来，老太太、太太疼我，把我当人，叫
我帮着料理家务，被我闹的七颠八倒，我
还有什么脸见老太太、太太呢？』

贾母安慰道：『那些事原是外头闹的，与你什么相干？就是你的东西被人拿去，也算不了什么。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。』凤姐本是势利贪婪的人，今见贾母仍旧疼她，便在枕头上磕头道恩。





贾母吩咐了平儿好生服侍凤姐，便回到自己房中，心里想起祖宗莫大功勋，实指望儿孙们能够守住，而今却落得人散财空，风烛飘摇，禁不住伤感起来，独自躺在榻上下泪。

隔日，要放，賈珍启程分赴台站和海疆，说不尽分离悲痛。那些跟去的人，谁是愿意的？不免心中抱怨，叫苦连天。好好一个荣国府，闹到人嚎鬼哭。





贾政带了贾琏、宝玉，先骑马赶至城外，举酒送行。又叮咛了好些话，贾赦等挥泪分头而别。

贾政等回家，见门上有好些人在乱嚷：『今日旨意：将荣国公世职着贾政承袭。』那些人在那里要喜钱。





贾政这才知道内廷传出旨意，将荣
国公世职，由他承袭了。赶着进内告诉
贾母，贾母自然喜欢。王夫人听得世职
复还，也是欢喜。独有邢夫人，尤氏心
下悲苦，只不好露出来。

过不多久，一日，贾母忽觉胸口饱闷，头晕目眩。贾政闻知，即请大夫看脉诊治，早晚进来请安。





哪知贾母这病日重一日，调治无效。
贾政知病难医，即命人到衙门告假，日
夜同王夫人亲侍汤药。

这一日，贾母略进了些饮食，王夫人心里稍宽。忽见老婆子在门外探头，王夫人叫彩云出去问问是谁。





彩云看了是陪迎春到孙家去的人，
便道：『你来做什么？』婆子道：『迎春姑
娘不好了！前儿和姑爷闹了一场，姑娘
哭了一夜，昨日痰堵住了。他们又不请
大夫，今日更厉害了！』

王夫人恐贾母听见，忙叫彩云带她外头说去。岂知贾母病中心静，偏偏听见，便道：『迎丫头要死了么？』王夫人忙说：『没有。婆子不知轻重，说是这两日有病，恐不能就好，到这里问大夫。』





贾母道：『瞧我的大夫就好，快请了去。』王夫人便叫那婆子去回大太太。这里贾母想到三个孙女儿的境遇，悲伤起来：『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还活着做什么！』王夫人、鸳鸯等解劝了好半天。

豈知那婆子刚到邢夫人那里，外头的人已传进来：『二姑奶奶死了。』邢夫人大哭一场，现今贾赦不在家中，只得叫贾琏去瞧看。又知贾母病重，众人都不敢回。





贾母病势日增，只想这些孙女儿。一时想起湘云，便打发人去瞧她。回来的人悄悄告诉鸳鸯：『史姑爷得了暴病，史姑娘心里着急，不能过来请安。倘老太太问起，要变个法儿回她才好。』

鴛鴦回到贾母床前，见贾母神色大变。满屋子的人，喊喊喳喳的说：『瞧着是不好。』鴛鴦也不敢言语了。贾政向贾琏耳边说了几句话，贾琏答应着出去了。





贾琏传齐了人，为老太太准备后事。

赖大等回道：『这些事我们早都打算好了，只是这项银子在哪里领？』贾琏道：『这项银子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。刚才老爷的主意，只要办的好看。』

贾琏又到自己房内，见凤姐正要穿衣，便道：『你的病只怕养不住了，老太太的事，今儿明儿就要出来了，你还脱得过去吗？』凤姐说：『你先去吧，我换件衣裳就来。』





贾琏把诸事交代明白，正要回到贾母房里去，迎面碰见刚给贾母诊病的太医，悄悄对他说：『老太太的脉气不好，防着点。』贾琏会意，与王夫人等说知，让她安排把老太太的装裹衣服预备出来。

却说贾母在太医走后，喝了口水，觉得心里好些儿，把宝玉叫到床前，拉着宝玉的手说：『我的儿，你要争气才好！』宝玉嘴里答应，心里一酸，那眼泪便要流下来，又不敢哭，只得站着。





贾母又叫凤姐，凤姐赶忙走到跟前。

贾母道：『我的儿，你太聪明了，将来修修福吧！』又说：『最可恶的是史丫头没良心，怎么总不来瞧我！』鸳鸯等明知其故，都不言语。

贾母又看了贾兰，问了李纨，又瞧了一瞧宝钗，叹了口气，只见脸上发红。贾政知是回光返照，即忙进上参汤。只见贾母的牙关已经紧了，又睁眼满屋里瞧了一瞧，随后两眼一闭，竟是去了。





顷刻，荣府内外，一齐举起哀来。从大门起至内宅门，扇扇大开，一色净白纸糊了；孝棚高起，上下人等登时成服。家人们各处报丧。

贾政、邢、王夫人等因都应守灵，不便掌管丧事，便命贾琏在外作主，叫凤姐总理里头的事。





凤姐拿定主意要把丧事办得体面些，便请贾琏来，问他银子发出去了没有。贾琏道：『谁见过银子！我要去，他们都说有，先叫外头办了，回来再算。』凤姐呆了半天：『这还办什么！』

正说着，走来一个丫头，说：『太太的话，问二奶奶：今日第三天了，里头还很乱，供了饭，没有菜；上了菜，又短了饭，这是什么办事的道理？』





凤姐急忙进去吆喝人来侍候，将就着把早饭打发了。偏偏那日人来的多，凤姐只得在那里照料了一会子，又惦记着派人，赶着出来。

凤姐传齐了人，一一分派了。众人都答应着不动。凤姐道：『什么时候，还不供饭？』众人道：『传饭是容易的，只要将里头的东西发出来，我们才好照管去。』凤姐道：『派了你们，少不得有的！』





凤姐往上房去找鸳鸯，要贾母的一份家伙。鸳鸯说：『那一年不是给二爷当了，赎来了吗？』凤姐一想不错，转身就走。鸳鸯见凤姐这样慌张，心想她过去作事何等爽利周到，如今怎么这个样儿。

哪知邢夫人听贾政说丧事不必糜费，正合心意，巴不得留下一点作收局，所以死拿住不放松。鸳鸯只道已将银两交出去了，怀疑凤姐不肯用心，便在贾母灵前唠唠叨叨哭个不了。





邢夫人听了鸳鸯的哭诉，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，反说凤姐果然不用心。王夫人把凤姐数说了一顿，凤姐正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來，邢夫人在一旁又絮絮叨叨，抱怨不休。

凤姐只得含悲忍泣的出来，传齐了众人，说：『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！我上头推了好些说，为的是你们不齐心，叫人笑话，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！』众人诉了不少苦楚，勉强答应。





凤姐一肚子委屈，愈想愈气，直到天亮，又得上去。不过，终是银钞吝嗷，谁肯踊跃。叫了这个，走了那个；支吾过了一起，又打发一起。别说鸳鸯等看着不象样，连她自己心里也过不去了。

次日乃是坐夜之期，更加熱鬧。凤姐这日竟支撑不住，也无方法，只得用尽心力，甚至咽喉嚷哑，敷衍过了半日。到了下半天，亲友更多了，事情也更繁了，竟昏厥过去。





平儿急忙过来扶住，叫了人来搀扶着，慢慢的送往自己房中。只见凤姐一口血一口血地吐个不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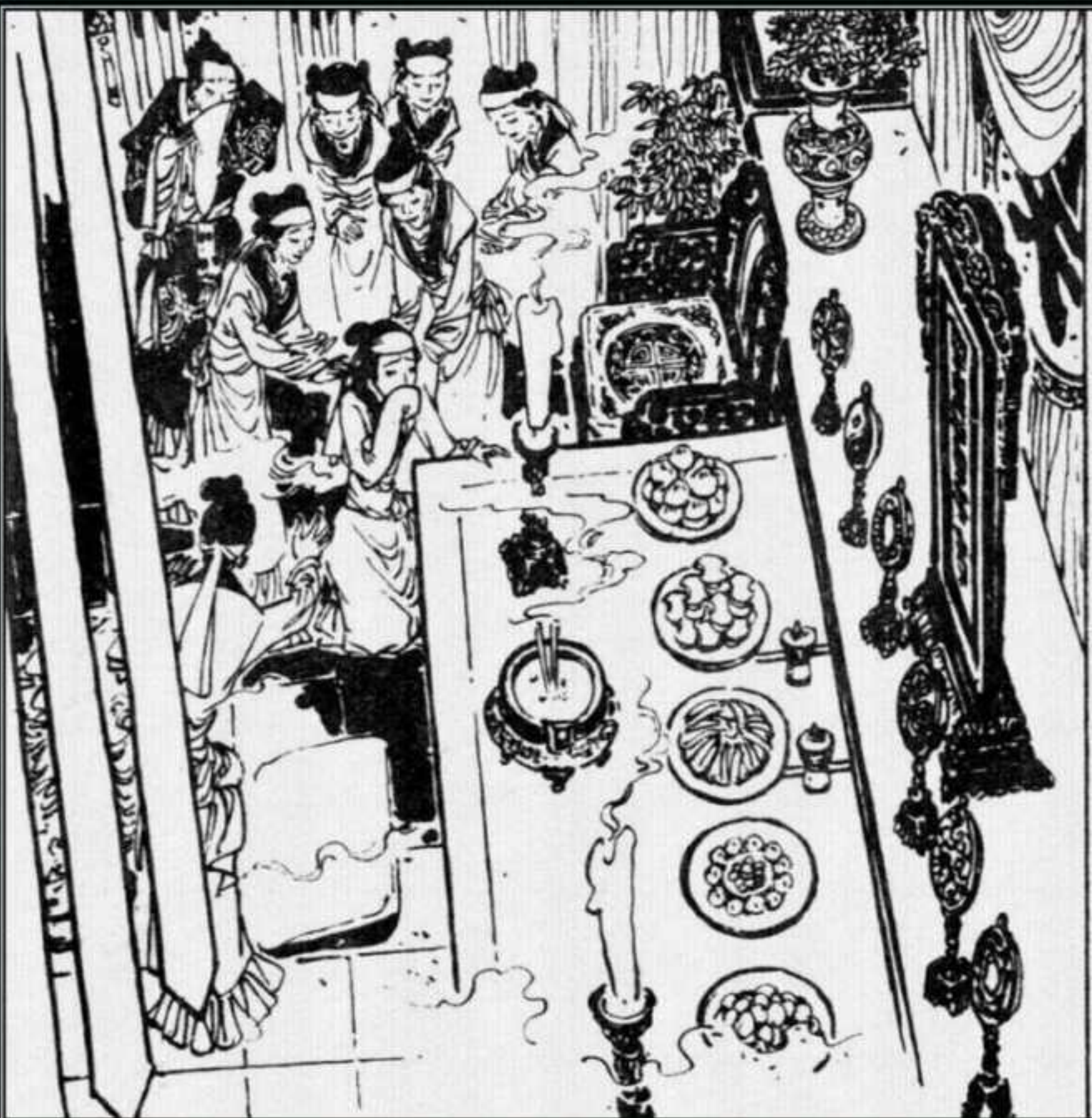
平儿忙叫小丫头将凤姐吐血不能照应的话回了邢、王二夫人。邢夫人心里却不全信，打量是凤姐推病藏躲，因这时女亲都在内里，也不好说别的，只说：『叫她歇着去吧。』





哪知这晚亲友来往不绝，虽有几个内亲照应，但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，也有偷闲歇力的，也有自封为王的，乱乱吵吵，已闹的七颠八倒，不成事体了。

到了二更多天，远客去后，便预备辞灵，孝幕内的女眷，大家都哭了一阵。只见鸳鸯已哭的昏晕过去，大家扶住，捶了一阵，才醒过来。





及至琥珀、珍珠辞了灵，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，找了一遍，不见，又找到套间里头。珍珠在前，往上一瞧，吓的『嗷哟』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『咕咚』的栽在琥珀身上。

琥珀也看見了，便大嚷起來，只是
两只脚挪不動。外头的人也聽見了，跑
進來一瞧，大家都嚷着，報與邢、王二
夫人知道。



邢、王二夫人、宝钗等听了，都哭着去瞧。邢夫人道：『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！』宝玉听说鸳鸯自缢殉葬，吓得双眼直竖，半晌才哭了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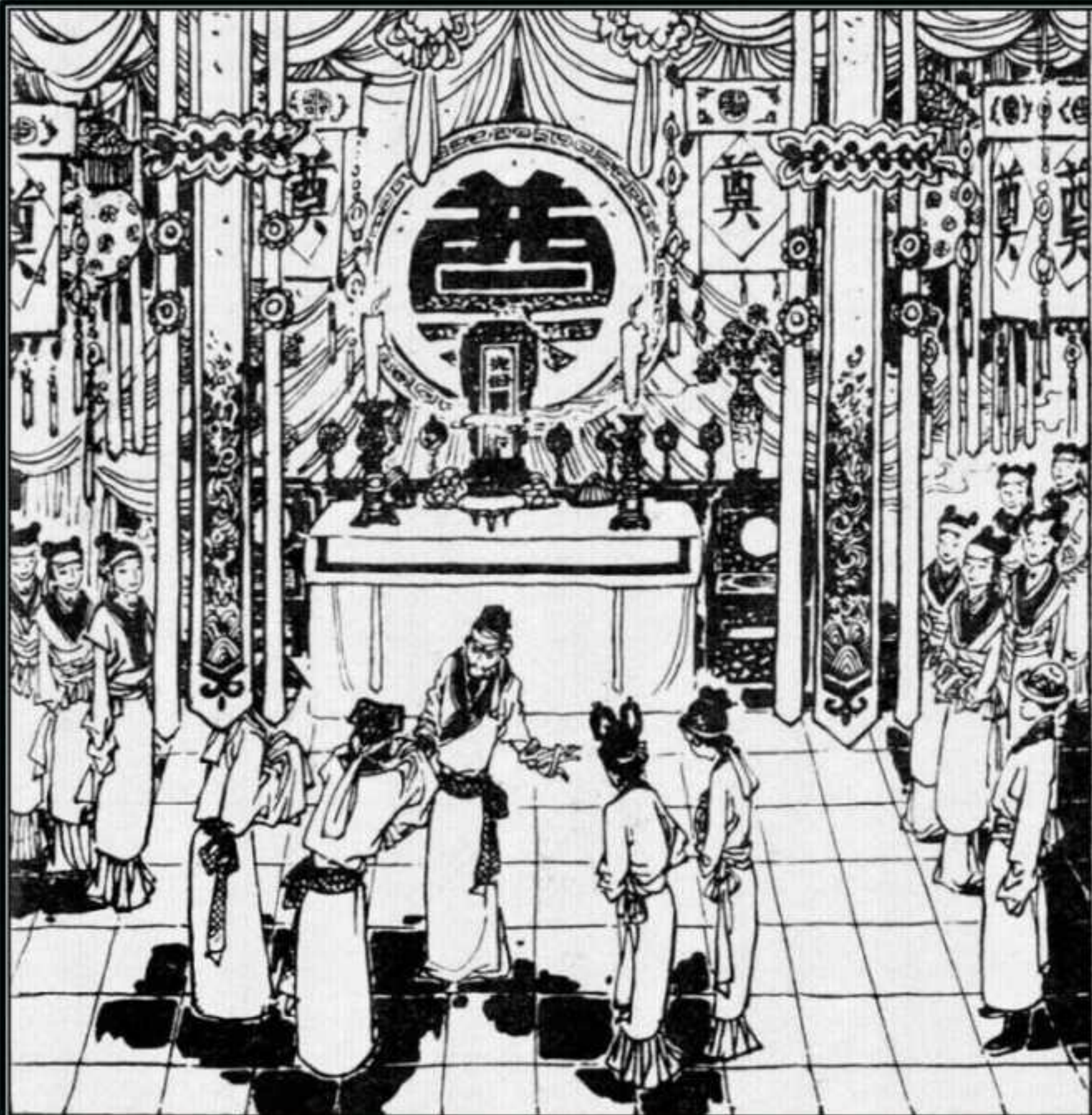
贾政等进来，嗟叹着说道：『好孩子！不枉老太太疼她一场！』即命贾琏：『出去吩咐人连夜买棺盛殓，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殓送出，也停在老太太棺后，全了她的心志。』贾琏答应出去。





王夫人命人赏了鸳鸯的嫂子一百两银子，她嫂子喜欢不尽。旁边一个婆子道：『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一百银子就喜欢了，那时候给了大老爷，还不知得多少银钱呢。』她嫂子红着脸走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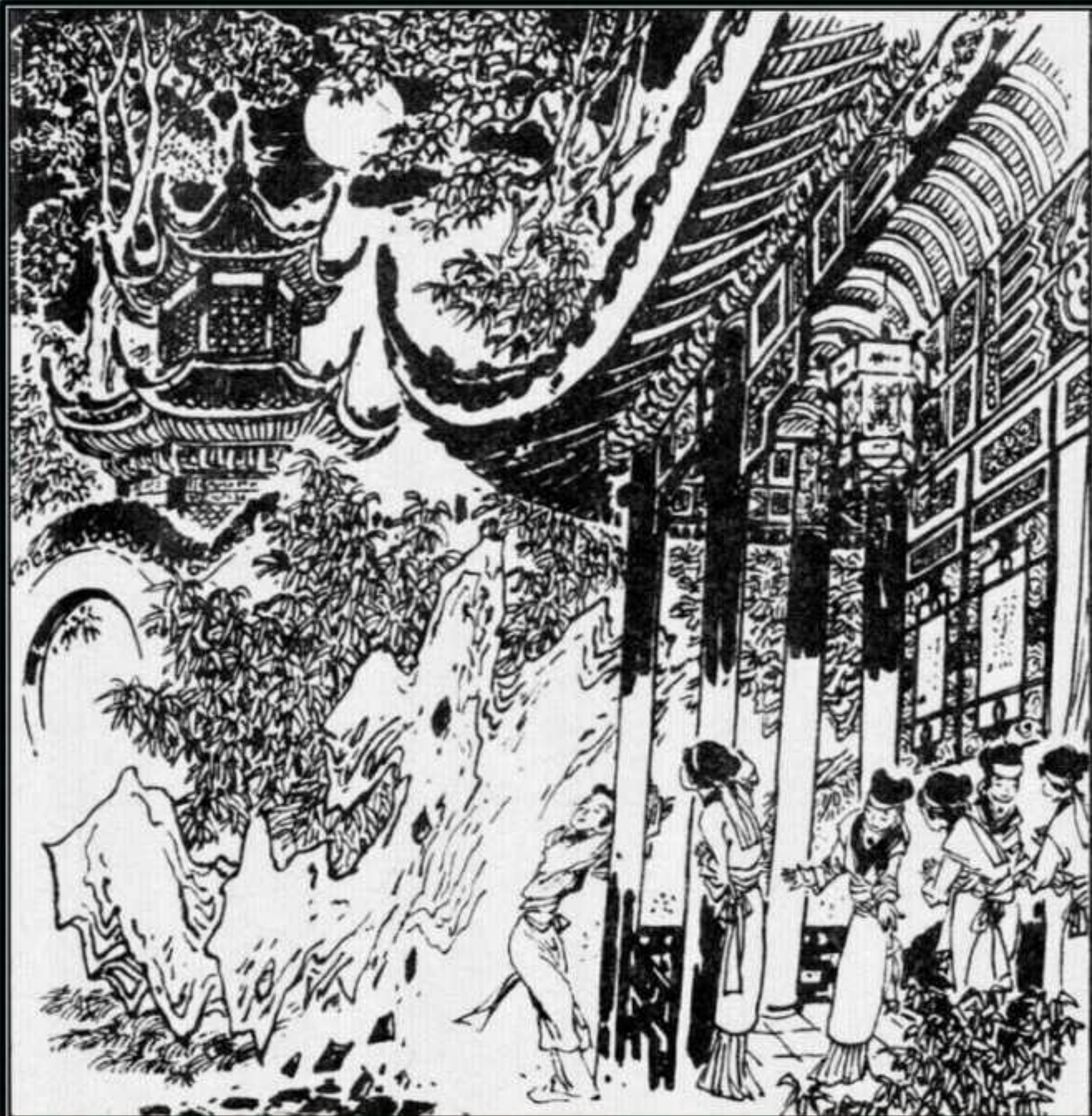
一会，贾政叫了贾琏来问明送殡的事，便商量看家的人：上人里头派了贾芸照应；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拆棚的事；里头定了凤姐和惜春。余者都遣去伴灵。





第二天一早发丧，贾政居长，蓑麻哭泣，极尽孝子之礼。灵柩出了门，便有各家的路祭。走了半日，来至铁槛寺安灵，所有孝男等俱应在庙伴宿。

这天夜里，有一伙贼知道荣府的男
人不在家，闯了进来，却被上夜的人发
觉了。大家一齐嚷了起来。





顷刻，房上飞下好些瓦来，众人都不敢上前。正在没法，从园里跃出一个大汉，手执木棍，大喊：『不要跑了他们一个！都跟我来！』众人见这人原是被罚了看荒园的家人包勇，才胆壮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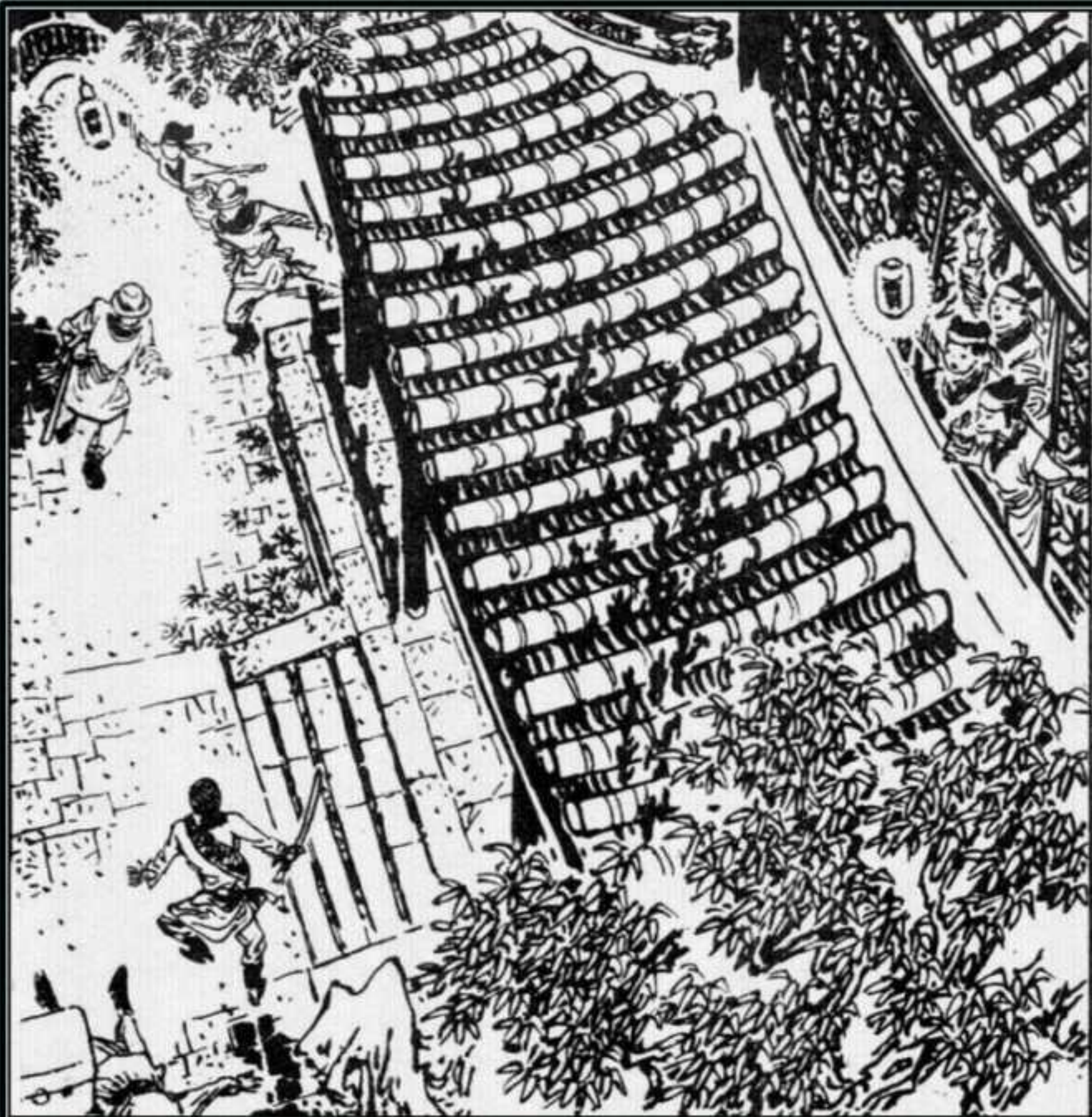
包勇站在當地，亂喊了一阵。听众人说，贼人正在房上，他便向地下一扑，耸身上房，追赶那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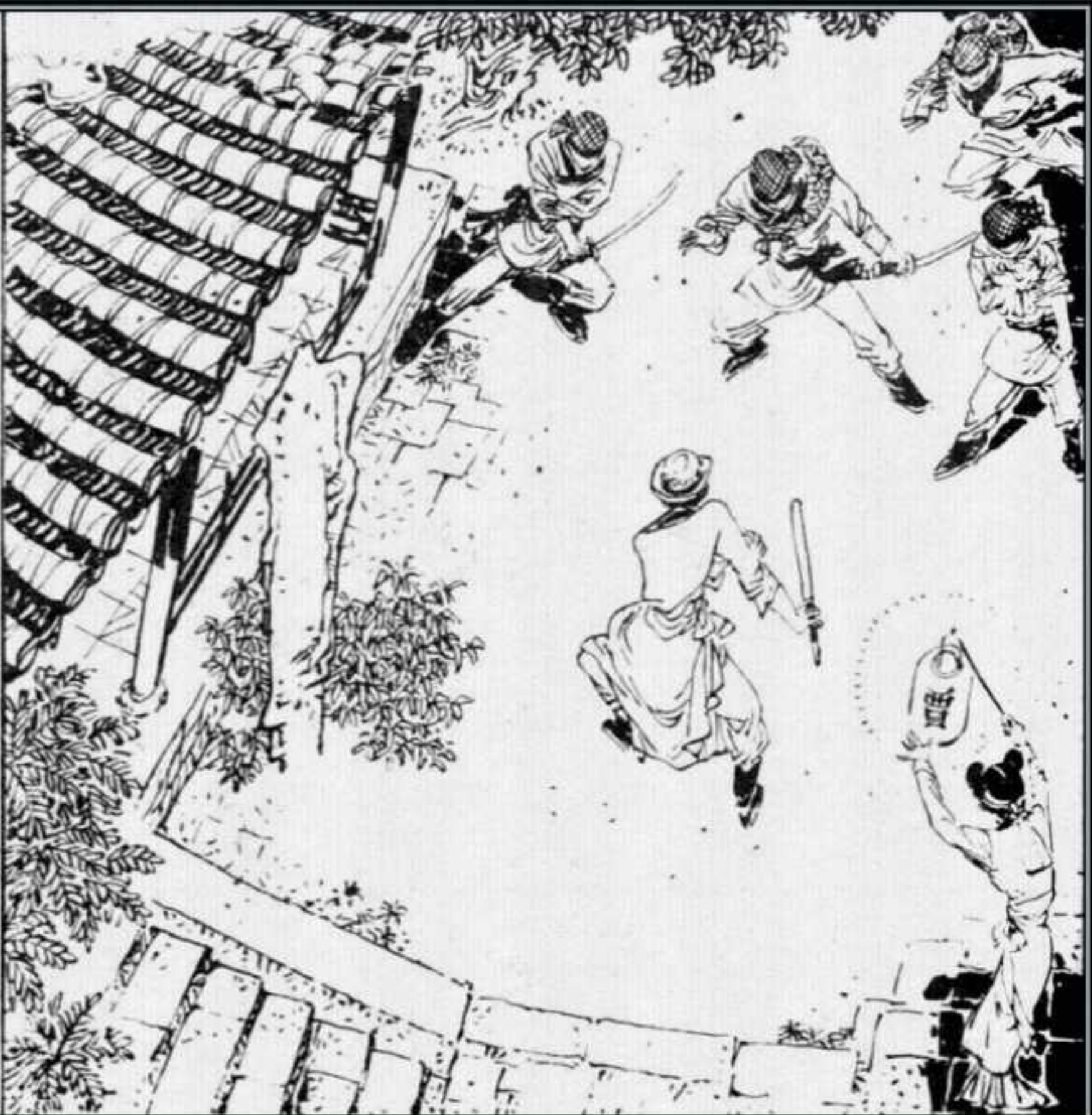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贼众见只是一人上房赶来，便用短兵相抵。哪经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，将一贼打下房来。众贼飞奔而逃，从园墙过去。

包勇在房上追捕。哪知园内早藏下几个贼人在那里接赃，已经接过好些，见贼伙跑回，大家举械保护。又见追的只有一人，明欺寡不敌众，反倒迎上来。





那伙贼便说：『我们有一个伙计被他
们打倒了，不知死活，咱们索性抢了他
出来！』包勇闻声便打，那伙贼抡起器
械，四五十个人围住了包勇，乱打起来。

外头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胆子赶了来，众贼见斗不过，只得跑了。包勇还要追赶，忽被一个箱子一绊，立定看时，心想东西未丢，众贼远逃，也不追赶，便叫众人将灯照着。





地下只有几个空箱子。包勇跟着上夜的人，一齐回到上屋，只见门户开启，那些上夜的在那里啼哭。

一时贾芸、林之孝都过来了。大家见是失盗，便进内查点，老太太的房门大开，将灯一照，锁头拧折。进内一瞧，箱柜已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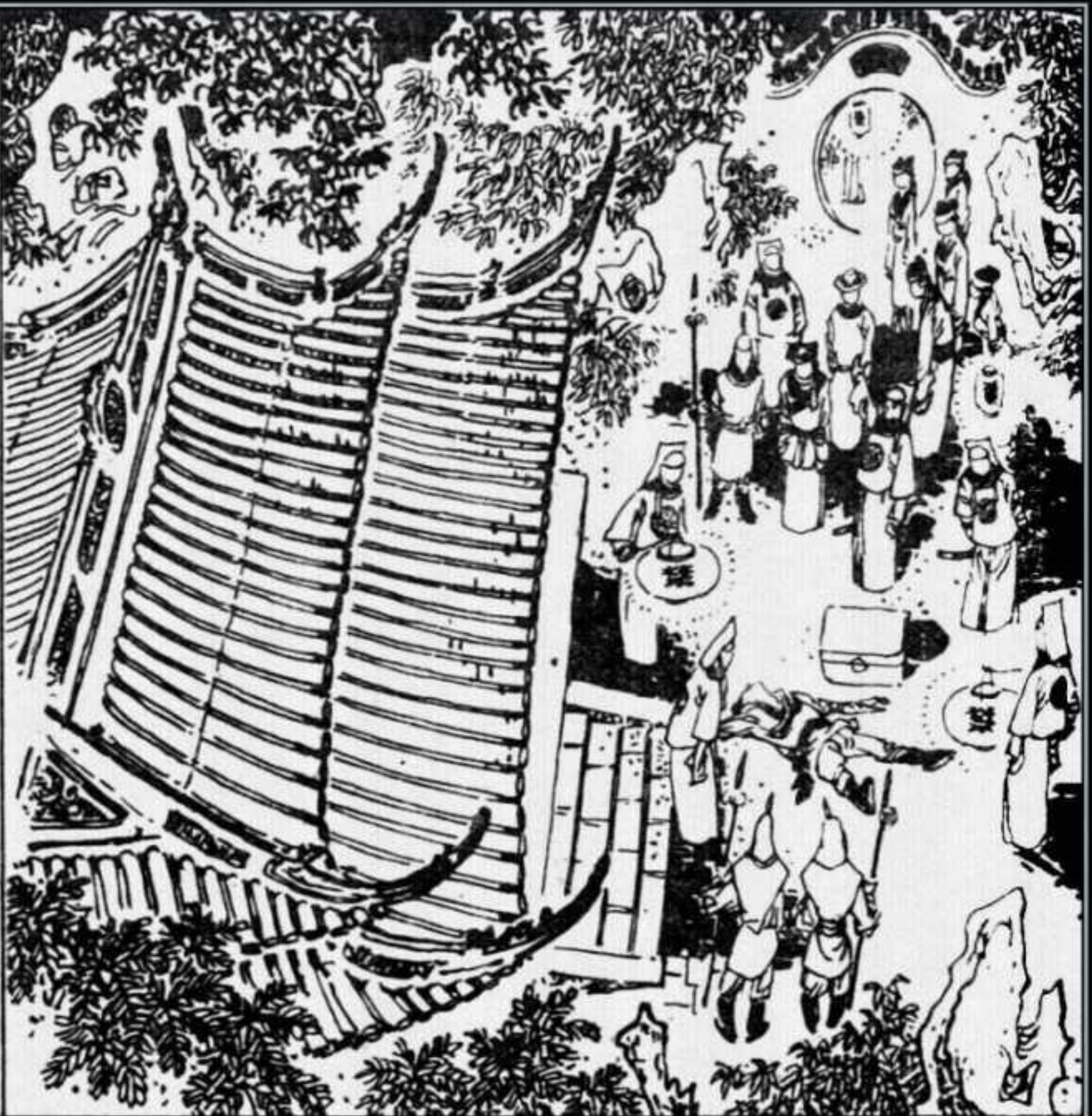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林之孝带着人走到惜春院内，叫人开门。里头婆子开门说：『贼在这里打仗，把姑娘吓坏了。幸亏包大爷把贼打跑了，还听见打倒一个人呢。』包勇道：『在园门那里呢。』

贾芸等走到那边，果然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下，死了。细细一瞧，好象是周瑞的干儿子。众人诧异，派了一个人看守着。林之孝急忙派人报告营官。





营官立刻来查看贼踪，是从后来夹道
子上了房的，到了西院房上，见那瓦片
破碎不堪，一直过了后园去了。叫快清
查东西，开了失单送来。

贾芸等又到了上屋里，已见凤姐扶病过来，惜春也来了。大家查看失物，众人都说：『箱柜东西不少，如今一空。偷的时候儿自然不少了。况且打死的贼是周瑞的干儿子，必是他们串通一气的。』





凤姐听了，气的眼睛直瞪瞪的，便说：『把那些上夜的婆子都拴起来，交给营官里去审问！』众人叫苦连天，跪地哀求。

次日一早，贾芸飞奔铁槛寺，喘吁吁的将昨夜被盗，将老太太上房的东西都偷去，已经呈报文武衙门，说了一遍。贾政听了发怔。那王二夫人俱吓得魂不附体，只有啼哭。





过了一会，贾政把贾璉叫来。贾璉
闻讯，急得直跳。一见贾芸，望他脸上啐
了几口，狠狠地骂道：『你是死人么？亏
你还有脸来告诉！』贾芸垂手站着，不敢
回一言。

贾政也没法儿，因文武衙门要失单，老太太遗下的东西，又没有实在数目，谎开不得。便命贾琏带了老太太的一两个丫头回家，细细想了，再开单子。





贾琏心里明知老太太的东西都是鸳鸯经管，她死了问谁？只不敢驳回，一面命人套车，预备琥珀等进城；自己骑上骡子，跟了几个小厮，如飞的回去。

到了家中，听说包勇打死的伙贼是周瑞的干儿子，怒火中烧，便要打上夜的人。林之孝哀告道：『请二爷息怒。那些上夜的人，奉奶奶的命，捆着等爷审问去了。』惜春、凤姐在旁，也不敢言语。





贾琏叫人检点偷剩下的东西，只有衣服、尺头、钱箱未动，余者都没有了。贾琏心里更加着急，想着外头的棚杠银，厨房的钱，都没有给，明儿拿什么还呢？他木然呆了。

贾璉回到铁槛寺，将到家查点失窃财物的话回了贾政，并将失单呈上，说：『上头元妃赐的东西，已经注明，还有那人家不大有的东西，不便开上，只能托人细细缉访。』贾政点头不言。





贾璉进内见了邢、王二夫人，商量劝
贾政早些回家，不然，都是乱麻似的。这
话正合了邢夫人的心意，对贾政说了。贾
政也不放心，便派了伴灵的人，其余上下
人等都回家去。

贾政到家，将前后被盗的事问了一遍。林之孝将周瑞供了出来，并说衙门拿住了鲍二，身边搜出了失单上的东西。贾政勃然大怒道：『家奴负恩，引贼偷窃家主，真是反了！』



贾政立刻叫人去将周瑞捆了，送衙门审问。这时，赖大等一千办事家人上来请安，呈上丧事账簿。贾政道：『交给琏



贾琏在旁听了，暗自思量：如今银库空虚，家财被盗，就是算明了，又从何处开支。但他只红着脸，不敢言语，站着动也不动。





贾琏正一筹莫展，只听贾政问道：

『你媳妇怎么样了？』贾琏忙跪下说：『看来是不中用了。』贾政长叹一声『老天哪！我不料家运竟衰败一至如此！』

紅雲山房
畫譜

定价：0.30 元